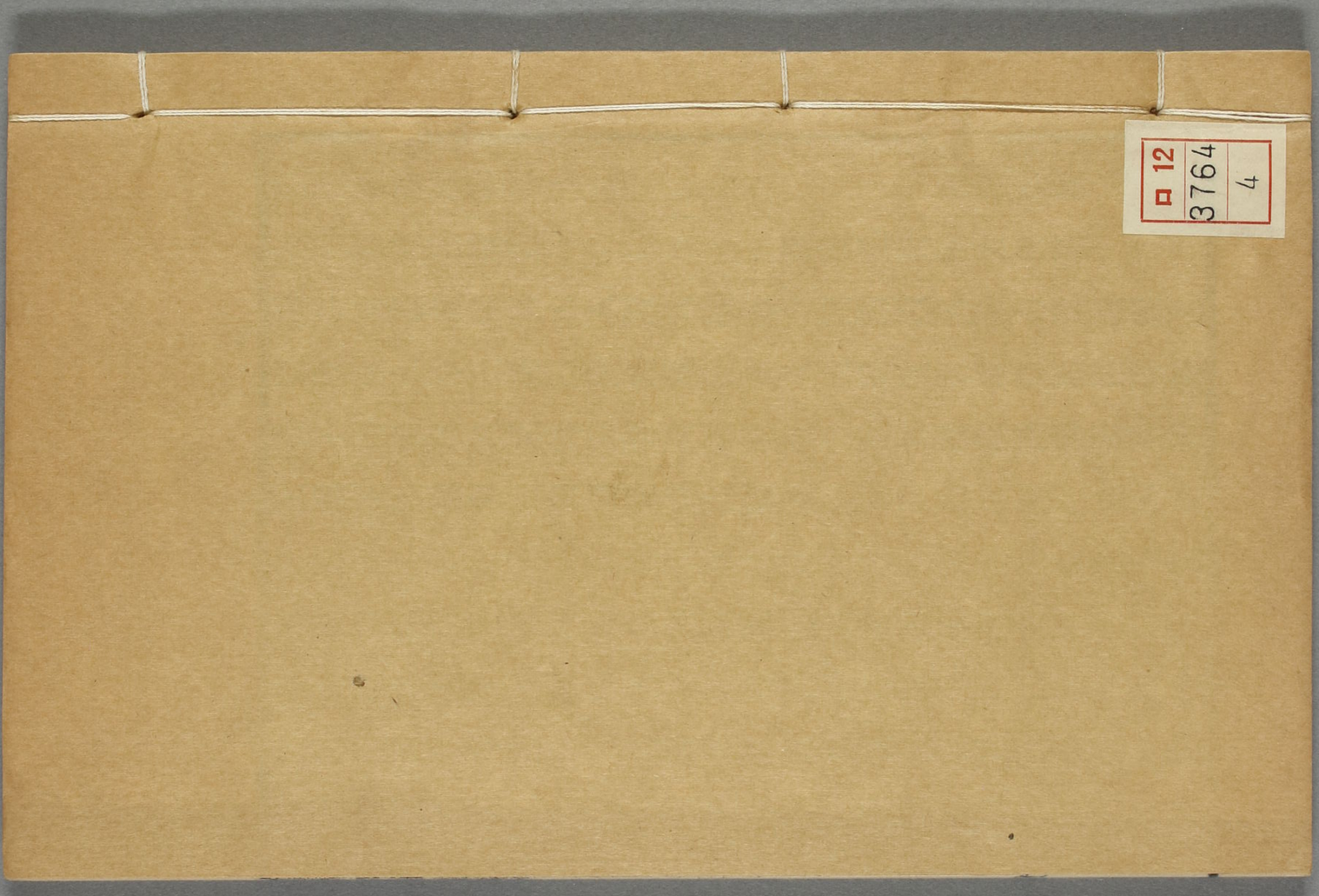

12
3764
4

D12
3764
4

皇清經解續編卷十五

春秋占筮書一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周易筮書也周官占人以八頌占卜詞卽以八卦占筮詞因之別設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使占人占易皆有成法而惜乎其書不傳惟春秋諸傳閒存兩詞其在卜詞如陳敬仲奔齊傳所云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是也而在筮詞則如陳敬仲初生傳所云觀國之光光遠而自他有耀是也今燋契不作蓍氏之卜詞可無問矣獨是筮辭周易其詞象變占實出羲文孔子三聖所授受故每著筮詞輒屈折幼眇隨其事之端末而言之明明指之鑿鑿凡一十二公二百四十年閒所載其詞具在而並無解者雖杜氏有註孔氏有疏義總未明了卽或焦贛京房虞氏荀

南菁書院
1991.4 贈
91-37

氏輩偶一論及亦且彼此卜度而不得領要以致王弼邪說橫行于世而宋人和之且謂春秋筮詞統屬附會一似事後言狀增損之以欺後世者不惟占筮亡卽周易亦亡夫彖辭卦詞猶筮詞也聖人設卦觀象以繫詞猶之剛柔相推入卦相盪以玩占也易以象爲詞而今反舍象而斷詞易繫詞以明占而今反舍占而專求此卦詞之字句是詞象變占不當並設而究其所爲字句者又仍無一解何爲涉川何爲卽鹿何爲戰龍而乘馬卽離日坎月乾金震竹牛羊甲兵井繘牀脅凡易之觀象而繫詞者全然大貿而乃謂兩傳多事卽周官三易亦難以考據將韓宣子來聘所稱易象春秋周禮在魯者三書一併亡矣子作仲氏易就五易以衍三易曰變易曰交易曰反易曰對易曰移易且作推易始末立十筮以括九筮曰名曰義曰象曰方位曰次第順逆曰大小體曰互體曰時日氣曰數曰乘承敵應及書戍而易義明卽占易之法亦與之俱明覺向時讀諸傳而茫然者而今豁然向之繹其詞覈其事以爲必不能有是而悶然快然此非三古以來數千年者而今則實見其有是而豁然快然此非三古以來數千年不傳之秘至今日而始發之乎當說易時亦稍存其說于卷中而觀者以爲簡約多未備且雜附難考因專輯此書名曰春秋占筮以倖存周官筮人之一綫焉

春秋內傳

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周史周太史掌書善易筮者

陳敬仲卽陳公子完也是年陳宣公殺太子御寇而敬仲慮禍及奔齊齊侯使爲卿其後子孫田氏竟代齊有國因追遡前事而述少時周史占筮之詞以爲後驗

陳侯使筮之遇觀坤下巽上三三之否坤下乾上三三

所遇是觀卦以四爻動當變故以六四變九四以巽變乾謂之之之者往也後倣此

此是兼卦凡筮有專卦兼卦總合卦中所有名位體象往來順逆諸法而備推之無專卦占總彖兼卦占變爻所遇所之但占遇而不占之之說與宋人易學啟蒙占法大別惟隋劉炫謂兼卦亦祇占遇卦而不占之以哀九年晉侯筮救鄭陽貨祇占所遇歸妹一卦爲證然亦非是說見後

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觀卦六四爻詞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

自此至其昌乎皆史之筮詞是謂二句是彖詞先明述彖詞之大抵作筮詞法或散或韻總隨下數斷語然後次弟發明之大抵作筮詞法或散或韻總任撰筮者臨占撰造之語非舊有成文如是也焦贛見他傳有全用韻者疑爲成文因造易林一書預爲韻詞一如神祠之筊經以待人來占則可笑甚矣若郭璞亦自造龜卜繇詞名曰辭林則皆其自記已卜之事與筮詞同

夫巽坤何以名觀也巽坤者兼畫之艮卽大艮也如臨爲大震三三類說卦艮爲門闕卽闕門又名觀門傳所稱兩觀者也特朝有觀廟亦有觀舊以艮爲鬼門指宗廟言而其解則祇以觀闕懸象備觀看

之義故諸爻皆觀上觀下各有所觀而惟此一爻則正值大
艮闕門與三五同功互艮闕門之內每卦以三至五二至四爲互卦名爲同功
是觀象觀象者觀光也筮法卦有方位方者離南坎北之類
位者六爻之位如一二三爲陽陰陽爲離位四五六爲陰陽
陰爲坎位此定位也然位上加爻錯雜難辨惟純陰純陽則
見之故坤爲純陰內卦有離離爲日爲火見說卦爲光見虞氏易坤
象所云地道光文言所云含萬物而化光者雖離光卽坤光
也今觀下有坤坤爲國見虞氏易又名國光其觀國光而至者書
云覲光詩云休有烈光皆有國之人大抵不越諸侯來朝諸
侯助祭及諸侯貢士于王三等而總稱曰賓其在來朝稱大
賓客在貢士稱賓與而在助祭則稱王賓稱助祭之賓皆賓

也而陳備三恪適是賓國此非代陳有國平完雖公子或當
嗣君而無如其變爲否也否則似不在陳而在他國且
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其故何也
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
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
則以光者遠而不近光在此而耀在彼非可以國光限者夫
坤之爲土巽之爲風乾之爲天皆見說卦夫人而知之也特巽上
坤下有風土而獨無天今以巽之六四變乾之九四是觀外
之風變而爲否外之天天下濟而地上承當必有山居其閒
而二四互艮公然山也二四同功爲互艮然且艮從巽變巽爲山木
說卦有山之材而照之以乾之大赤說卦乾爲大赤三陽輝輝尙猶是

國光也乎夫國光坤光耳此爲天光以天光而加國上光雖遠而國已殊也此自他者也異國也

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賓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

故賓王有說諸侯來賓必各具享禮陳百物以實于庭所謂庭實而旅百是也顧物豈易具毋論四享三享陳物不一乃卽以玉帛觀之乾爲金玉坤爲布帛皆說卦向使觀未變否則有坤無乾有地無天有布帛而無金玉而今則天地之物旣美且備此其賓王爲何如者故曰利也

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

然而未逮也夫否之二四而成互艮也山也實觀也前旣爲觀則朝廟之外豈當更復有觀者乃猶有觀焉高踞艮剛第俯觀門闕而身不得入觀象之內則後此者矣非其身矣

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如此則旣不在陳又不在身象固如是然而其國安在夫風行而著于土任所至而託足焉其爲異國固然也顧何異國也吾以觀否合占之觀以大艮合互艮而否則又以互艮而仍合大艮則以一大山而領諸眾山之小此大嶽也大嶽者姜姓此必姜氏之國也然而物有興衰卦旣變否則必先有否而大至焉故大嶽配天天子祭天地則嶽瀆配之今否上有天山自能配然而自觀之否約有四山觀一大山否又一

大山而究之合兩爲一總成一否艮泰震之大山否爲大艮猶泰爲大震總見筮法能有兩乎則必陳衰而後此國昌其周史筮詞有如是者

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原文皆有刪無改後倣此

此附記後驗文也昭八年楚滅陳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故有前後亡陳桓子卽無宇成子田常也敬仲至田常約有七世又三世滅齊已十世矣十者陰數之盡繫詞地數十觀否皆內坤故與數合

附唐人定命錄天寶十四年王諸入解筮遇乾之觀謂已及賓王而大人未見以乾五不動也遂遇祿山變而返此則貢士賓興解賓王頗合筮法但觀互爲坤坤在九家易曰爲亂在虞氏易曰爲師而內坤離位則說卦直曰爲甲胄爲戈兵此與祿山之變一何駭切向遇周史則又疑鬼疑神矣始知聖人設筮無時不告而世卒無知之者因附識此

閔元年傳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下震上坎三三之比下坤上坎三三畢萬畢公高之後仕晉爲大夫晉侯初作二軍萬爲車右以滅魏遂賜萬以魏其後分晉有國此筮仕晉之始也

辛廖占之曰吉辛廖晉太史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

何以吉也夫屯之爲義也下震動而上坎險皆說卦文動而得險故曰屯比之爲義下坤土而上坎水水土相比故曰比然而

屯貴貞守卦所云居貞又云利貞者貞也卽固也比貴親切象所云比輔象所云比孚者皆親切者也切者入也所守既貞固而與物善入則于以筮仕有何勿吉而吾幷卜其必後昌者

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則以卦分合有體自震一變坤而雷變爲土因之震之爲車坤之爲馬亦相從焉此合體也爲車爲馬說見後乃分觀震體則震居乾之下體而又爲長男說卦震爲足虞氏諸易爲兄既可作國之長伯而以觀坤體則以母覆眾坤爲母爲眾眾見說卦將育物而物歸之但觀此六體而于孫之昌有不易者況萬爲畢公高之後前既爲侯則後必以侯復之屯曰利建侯則比之建萬國以親諸侯所之與所遇始終如一筮有卦雖變而仍不變者此其一也震爲車說卦與諸家無考惟國語司空季子占公子重耳之筮云震車也則有據矣況後秦伯伐晉傳又稱震爲侯車此無可疑者若坤爲馬則正義以卦詞利牝馬之貞爲證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則全無所出或謂子太叔對趙簡子有爲刑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耀殺戮一語卽是震殺則震耀殺戮四字連列非相承作解何足爲據

閔二年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此不載大有乾下離上三三之乾乾下乾上三三又筮之遇成季曾三家季氏之祖季友也以謚成曰成季

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父所
韻
此卜父筮詞然從無解者舊注云乾爲君父離本是乾子今
還變爲乾故曰復父然仍不可解按季友爲魯桓第四子長
莊公次仲慶父又次叔牙季其少也少子將生而筮男女則
其所告者當不出六索之法見說卦乃遇大有而變上離則離
爲中女原有未合然獨不曰季與莊公爲同母弟乎二人皆
嫡母文姜所生而仲叔兩家總屬長庶古嫡稱同母庶反稱
同父惟重嫡故并重母則以女君生次子而專屬之母比之
坤母之再索則再索得離何爲不可不過曰此女君之次生
云耳乃一變爲乾而已復父矣乾爲父此同父矣然且乾爲
純父父內有卦位說見前向爲上離時則坎位不見今變乾而
中坎昭然坎爲次子則向爲母索者今變爲父索非復父乎
又且嫡庶分父毋并分氏族長嫡既爲君則必次嫡爲大宗
諸庶爲小宗而後各改氏而其成一族以一父也此宗法見大小宗通
釋
今桓之四子莊既嗣桓則季氏大宗仲叔小宗當合仲叔
季三氏而共成桓族謂之三桓乃次嫡未生離未變乾則上
卦三乾中闕其一安所得三桓而齊視之而一變而三乾並
列總成一乾三桓三族總一桓族則其所爲復父者獨季氏
也乎故曰同也
若然則乾爲君父不惟同父亦且同君雖非君而如君之尊
可以推位而得之位者所也祇君所不同初遇大有時上離
下乾離日而乾天日居天上已駸駸有凌所之勢及一變而

大有六五竟改爲乾之九五九五君位雖非大有六五交孚威如有合同謹畏之象亦誰敢不敬宜乎季孫之後專國政而卑公室儼然君也特是大有之變眾多分勢大有眾多之象而離位南方終守北面故春秋戰國他僥篡竊而魯獨無有卽昭公出遜亦且虛位多年不越尺寸則其敬君所者豈眞君所哉如之而已

僖十五年傳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

秦伯秦穆晉侯晉惠也晉惠入國實秦穆所納而晉不報德而反報以怨故伐晉卜徒父掌卜筮官自吉以下六字皆徒父之言是時筮者見卦象有異怪之不先示何卦急曰涉河侯車敗矣秦伯不知卦并未聞筮詞恐車敗在己故詰之乃曰我大吉其敗在晉且不止車敗似當三敗其前軍而後敗侯車而獲其君其故何也

其卦遇蠱上艮下巽☶☴

以其卦遇蠱也前此數語則皆於此一語解之蠱內巽外艮內既巽順而外復艮止動輒得敗故曰蠱蠱者敗也乃以象言之凡兩卦之間有一剛在中卽謂之坎今以兩剛居初四之間則在蠱卦詞原曰涉川蠱元亨利涉大川而秦之入晉又必踰河以進之因而曰涉河此固然也顧既已涉河則兩軍相接當占車乘今蠱之三五恰有互震居其閒則震車也見前且此非他車震爲諸侯見九家易卽侯車也然且震名仰孟見卦訣實

有類于車箱然乃盡上有艮艮爲倒震見轉易法震一倒而車箱盡傾向之所爲仰盂者今覆盆矣艮覆盆亦卦訣傾與覆爲敗則敗矣故曰侯車敗

張文楚曰先生解是傳成客有從江甯來者驟見大驚以爲入神然究未敢信曰轉易何據先生曰轉易即倒易文王設此法爲序卦用者凡六十四卦惟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不倒餘則屯蒙一倒需訟一倒師比一倒皆兩兩顛倒歷排之以至于盡是轉易一法實周易開卷一大面目而舉世不曉宜乎六經盡亡遭宋人蠱惑而終不察也客又取易諦視之再拜而退

持蠱以敗名不止一敗似涉河之時當先有三敗而後及于車敗者按推易一法類聚羣分必以陽之合聚者分移他卦以爲卦謂之往來泰之小往大來否之大往小來皆是也往者去也今蠱之爲卦實從泰與恆損三陽合聚者往來而成然而無陽來而祇有陽去一從泰之三陽初往上來一從恆之三陽四往上來一從損所環聚之三陽初往三來說見仲氏易卷首及各卦凡此三推皆以我所聚三陽往而移彼謂之三去去與驅通字卽三驅也然且三去必涉河泰踰兩剛泰初踰二三陽兩陽而出險卽是踰河下同損踰一剛恆且踰上位隱坎之剛上爲坎位隱見于外說見前是前稱三敗後稱三去皆于踰河時見之故曰必涉河而後侯車敗非無謂也

張文楚曰推易卽移易在伏羲時卽有之如山澤爲損三

三亦從奉之三陽三往上來及倒損爲益上風下雷三三
則又從否之三陽初往四來此倒易亦移易也然而損下
益上損下卦一陽而益之上則所損在我卽名曰損損上
益下損上卦一陽而益之下則所益在我故名曰益是伏
羲畫卦亦早以推移往來定卦名矣況小大往來文王言
之剛來下柔柔來文剛則孔子言之然且類聚羣分剛柔
相推繫詞兩篇無非解推易一法此眞三聖作易之至祕
而五易全亡九筮滅沒非先生其誰發之

然而必知獲君者艮爲止天下無車敗而車中之人不止獲
者凡破獲曰止國語君之止子之罪也竟以獲稱止卽此事
也又且艮爲手爲拘拘者係也說卦拘誤作狗今從荀易改正故隨爲倒蠱

見轉易法而隨之互艮亦且拘係小子拘係丈夫而繼之曰隨有
獲此非拘止之而獲之也乎是晉侯之獲歷觀之艮象而有
斷然者故曰此可必也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去叶驅
此又作有韻筮詞以申括之千乘諸侯也三去見前雄狐者
艮爲狐狼見虞氏易艮之陽一爻卽雄狐也蠱者君父之惡以陽
狐而擅君父之惡是狐而蠱者故曰必其君

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
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

此又別解內外象以備餘意洪範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內巽
外艮則內風外山象固然也但據經文此時十一月而傳稱

秋者周之十一月卽夏之九月恰是秋時卜筮重時氣故必以夏時斷之若艮象無材而曰材曰實以卦有互震震爲木而上連艮山謂之山木則山有材實矣此與陳敬仲傳有山之材義同

三敗及韓

此下記事文今卽錄之以明驗韓晉地卽韓原

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

戎者晉侯之車傳稱步揚御戎家僕父爲右者馬卽小駟駕車者也還盤旋也止者拘也駕車之馬盤旋泥濘中而拘止其車此車敗之驗

秦獲晉侯以歸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宏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迎

穆姬秦穆夫人晉惠姊也太子罃卽秦康宏其母弟與女名簡璧皆姬所生履薪者自囚請罪之禮且使行人喪服迎秦伯明必死也

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

子桑秦大夫公孫枝也謂當歸晉君太子圉爲質秦伯從其言

乃許晉平

海甯蔣廷瑑
長沙王先愼 校

春秋占筮書二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兌下震上三三之睽兌下離上三三史蘇占之曰不吉

此又追記晉嫁姬筮詞以并驗其事史蘇晉筮官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繇即易詞士刲羊二句本歸妹上六爻詞先述之以明不吉之故蓋歸妹名卦原以上震長男與下兌少女難爲匹配故以震兄兌妹作長兄嫁妹之象此本不利嫁娶者況歸妹上爻正言新娶謁廟禮所稱男以特羊告廟女以棗栗脯脩承筐進獻者而乃上非正位下又無應娣姒匹配薦享不行則

雖震爲筐震仰盂爲筐又服虔兌爲羊離爲刃坎爲血皆說卦謂震爲竹竹爲筐

諸象皆見而上位過高不惟超兌亦越離坎雖欲行謁禮而無其具也

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

兌西方之卦泰在西恰是西鄰服虔以爲三五互坎坎爲月

月出在西爲西鄰則閒一層矣責言不償正指伐晉責報言兌爲口舌動多責讓而互坎之耳半掩于震互坎半體爲震所掩誰能償之相助也婚姻以求助傳所謂繫援之者而歸妹之睽則一嫁而睽隔之矣且上曰睽孤孤亦何助

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

且其象有大異者夫以歸妹之震變而生離謂震之離則當未變時震之下剛生于互離亦離之震也震以木而生雷火則木爲火母震母家也乃震變爲離而離反以火而轉焚其木此俗所云生女外向不利母家者非嬴敗姬乎

車脫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丘讀歎國風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然且震爲車車上變而下輹脫矣震木上動則爲旗乃變爲火剛而旗上焚矣雖離爲戈兵爲甲冑有行師之象而轍亂旗靡亦有何利夫震我也之離客也我之主震倒艮山而爲之巳是主巳卽宗邑也而乃變客之離剛而敗于其地是敗于宗巳矣此指韓原之敗言舊注韓有先君廟

張文檒曰震木上動爲旗本杜氏注舊謂荀九家易兌爲常吳澄謂常爲九旗之一此歸妹原有兌則火焚在上當

是兌旗不知上震之災不及下兌且睽亦有兌焚無兩旗則其象亂矣故不取焉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

此指獲晉侯言夫歸妹之所之者睽孤也之彼爲敵則睽孤者寇也然而其詞曰先張之弧後脫之弧夫猶是弧也而寇張之寇忽脫之則猶是晉侯而寇獲之寇忽歸之其象正同

姪其從姑六年其逋句逃歸其國而棄其家讀梁之虛墟同孤明年其死于高

此下皆指子圍事言子圍以十六年質秦秦妻之二十一年子圍逃歸二十三年惠公卒子圍立是爲懷公二十四年秦穆納公子重耳懷公奔高梁重耳弒之此其事也今筮者謂歸妹以震兌嫁兌妹則火本爲震所出故以嫁女言之則離火者震木之女也而以歸妹言之則離火者又震兄之子也母女爲姑而兄子卽爲姪則同此一離而姑姪並居有似乎從之者然

顧以環占言之不曰震之離亦離之震乎卦盛極必反自震一之離而兩卦上下合成四離兩正兩互火炎極矣極則離必之震故自上之初閱六爻而上又變則六年矣六年而離上之剛仍變震柔變者適也逋則震爲宗國今復逃歸而所妻之家所云男以女爲家者亦棄如敝屣豈非離亦之震乎然而六爻相巡一周而盡陰生陽死不俟多日況上剛旣亡將向

之一梁高出歸然橫亘者亦變而爲墟歸于是死亦于是矣

此隱括晉惠子圍兩事而預斷之者高梁晉邑後子圍被弒果在其地或謂此筮在昔人相傳已久服其神驗故圍死之地卽名高梁此死後稱之非先有其地者然此皆少見多怪以小人之腹妄度君子欲爲回護而反見其陋成季未生時卜者謂當名爲友及生而果有文在其手曰友因名之此在百餘年後趙簡子史墨猶能道及不知此腹中友字在生後刺之抑先有其文者試亦度之

張文楚曰環占法前畢萬筮仕傳既占屯震之坤爲諸侯又轉占比坤之震亦爲諸侯謂之終復其始法同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

此時無子圍事故僅記此語以完秦伯伐晉傳

僖二十五年傳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卜文不載

時襄王以王子帶之亂出居于鄭秦穆將納王狐偃勸晉文先之以攘其功勤王卽納王以勞于王事曰勤卜偃卜筮官

筮之遇大有（離上乾下）三三之睽（離上兌下）三三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

公用享于天子卽大有九三爻詞在本詞之義原謂乾三躋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也

下國之首象屬三公三公近天子往得受天子饗禮而兌口

離腹加之夏離秋兌值時物長養之候可行燕饗說卦兌爲羊鄭氏本作養故卽用其詞以爲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戰克者以

勤王必戰也舊注謂卜詞有黃帝戰于阪泉之兆語故云則卜筮兩詞安得雜見誤矣

張文彬曰兩卦皆有離離爲甲冑戈兵正戰象也況變兌而得互離則兵甲愈盛戰已勝矣

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且以乾天變兌澤是天爲澤也天最高而澤最下是降心也天爲澤以承日則與王之降心以迎公何異此觀其所之而有斷然者乃卽以環占推之縱去睽而占大有下乾上離以乾天而下離日降心亦然所謂無往而不得其所者雖還復其卦亦如是也是時謀迎王反曰逆公者以勤王言則迎王以王饗言則迎公乃其象則正義謂乾變澤以延日影如迎日然此爲得之

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卽王子帶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此勤王戰克王饗之驗

饗醴既饗而又設醴酒宥助也又以幣帛爲助

附宣十二年傳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卽荀林父將中軍者

彘子不可卽先穀佐中軍者知莊子荀首曰此師殆哉

此記晉楚戰于泌而晉師敗績之事然曰語及之並非簽詞與蔡墨說龍子太叔論楚子並同惟此傳與占簽相表裏故附載之

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之臨兌下坤上☱☷曰師出以律否臧

凶此師卦初爻詞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

此引易而亦占變者先引遇卦爻詞論之釋言云坎律銓也樊光曰坎水也水性平故律與銓皆取水爲平準又郭璞曰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是坎爲律象又且黃鐘爲律本而位乎坎故坎爲律爲法今以坤衆之師出之以內坎之律是中軍有令而師衆從之所以臧也否則不臧而凶矣所以執兵事者坤爲順順成爲臧逆則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此兼論之卦坤衆亦衆見白虎通並杜註既失坎律則坎衆亦散將變而爲兌之少女弱矣又且坎本川流改爲兌澤川亦壅矣夫有律以從已也如者從也見杜註今不從而逆則律敗竭者敗也川盈而竭律甚嚴正而天邪不整以至敗壞非凶而何

不行之謂臨有師而不從臨孰甚焉之謂矣果遇必敗毓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

且師貴行也惟臨則坤土所行遇澤卽止謂之不行今毓子逆命師不行矣若遇楚師恐將不免師在三五不能無輿尸之象其人佐中軍卽弟子也弟子輿尸毓子能免之乎縱或免歸必有大咎此爲明年殺先穀傳

成十六年傳晉侯將伐鄭楚子救鄭公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坤上震下

此晉楚戰鄢陵而晉筮之者復是專卦
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蹙目韻
其卦本六陰而一陽來復故謂之復則當未復時固重坤卦
也坤爲國兩國寬然及陽復而在南一國實有一剛挫其地
而不成爲坤則南國蹙矣南國者楚也且夫復之加一陽而
爲震也震爲長爲諸侯卽元王也顧卦位坎離爻純卽見今
坤本純陰而坎之弓輪離之戈甲皆說卦兩師俱見獨南離爲
目說卦橫集一矢有似于坎弓之射之而中之者則夫震剛之
受射者非其王而離眶之半掩者非其目乎
張文檒曰明何楷說易稍識筮法其說此卦謂貞我悔彼
初九元吉在我上六災眚大敗以其國君皆屬彼且以震

木克坤土射之義也以災眚而致大敗眚爲目疾則中厥
目之象也此較之宋儒之妄誕庶幾近理然中目無象且
以貞悔分彼我亦筮法一節顧與此卦大不合說見仲氏

易

及戰射其王中目
襄九年傳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上艮下
穆姜成公母以通于叔孫僑如欲廢成公而立公子偃公子
鉏且使僑如恕于晉而逐季孟事敗故徙居東宮此因其既
死而追述始往之筮以爲戒雖姜氏自爲筮詞然悔罪親切
詞與事有恰合者東宮太子宮也艮之八者揲筮之策以六
七八九爲陰陽老少之數從來莫解說見仲氏易乾卦及易

小帖

張文蔵曰艮不能變隨必艮之五爻俱變獨第二不變則爲隨則此第二爻者卽之隨之爻也乃商易揲策以八爲少陰不變故指此不變之爻爲八是艮之八實艮之第二爻耳

史曰是謂艮之隨（兌上震下）三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此史就隨卦名略說以慰姜氏之心以爲隨者上兌下震口乍啟而足隨之且動而得悅（兌口震足震動兌悅皆說卦）有出之之象君小君也

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此隨卦詞）而姜曰否此在周易卦詞曰隨元亨利貞無咎然果無咎哉

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

元體之長至足以幹事古釋卦詞凡卦有元亨利貞者皆以此釋之故孔子取以爲文言而姜亦用以釋隨不然姜氏先孔子生時十有餘年而及得用孔子語謬矣然故不可誣也以下是姜自解筮之詞以爲此四德者固元亨利貞之謂也然慮其誣也男女相隨動而得悅稍有假借便是失德是必不誣於其德而後內剛外柔雖隨無咎

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

今我不然東宮本下位而降而居之然且震爲太子宮（長男出震）

爲太子宮而位居東方卽東宮也震東方之卦乃以長變隨而震宮在下則其在下位有固然者然而坤元也坤元之位豈不尊上而我以婦人而與於婬失婬失爲亂一似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者元君猶在無良仁良奈何

不靖國家不可謂亭作而害身不可謂利

然且坤元本安靖而在長之坤二陽擾之在隨之坤三陽擾之爲彼在我家也在彼國也坤妻道爲家爲國見前

今在國則一君擾內指成公三臣擾外指季孟在家則又二少男指二公子合擾中外國家之不靖甚矣不亨矣

乃由國而家而身其在遇長則曰長其背不獲其身而在長二變隨則又曰長其趾不拯其隨是身不得作雖欲隨所之而不可得矣而況作而之震震又隨兌一舉足而蹈澤中震足兌澤不惟不得作卽作而身亦何利

棄位而姣不可謂貞

且夫匹配各有位也坤位西南本與長位之東北相配對也今重長一變而坤棄位而左降爲兌長亦棄位而左降爲震隨之兌震適俱位坤長之左長男幼女顚倒配合是姣也姣者婬也坤貴安貞而棄位而淫可謂貞乎

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是四德不備不可爲隨去德取惡焉能無咎此在長卦詞有云行其庭不見其人我之死此中必也若欲出此則一入震

宮而艮門兩剛有若重鍵二四互艮上有二陽然且山填之艮澤蔽之兌少男少女環守之三艮兌兌爻兌爲毀折在艮象有云艮者止也止其所也止此而已雖欲出弗可得矣

按姜此筮詞實多才有學雖悔罪不吝而尙隱乎爲詞者故詞似淺近而卦象微妙推測不盡策書載此以示婦人無德有才何用中蒋自訟祇增媿歎此與邶風之綠兎詩並同

附 宋時金主完顏亮入寇筮蠱☶☴之隨☳☱此正相反之然仍占遇之兩卦象朱氏謂卦六爻俱動六爻皆動則占遇卦大謬占者曰我有震威震爲出威兌國語而外當毀折兌爲毀折敵敗之象也內我外敵蠱隨自否來☶☴又自益來☳☴皆以上剛填下柔皆三陽推易法而蠱之所變亦復如是艮上變巽柔盡艮上九變隨兌上六巽初變剛盡巽初六變隨震初九乾元在上下填坤初斷金主之首而墜于地矣且兩互爲漸三五互巽二四互艮合之爲風山漸之詞曰夫征不復其何能返此仿漢魏諸家斷法而爲說者其後果驗

襄二十五年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死偃御崔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娶之筮之遇困☵☱坎下兌上☳☱之大過☴☱巽下兌上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匄妻不可娶也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風故從風然而風能隕物則此妻何可娶也

且主系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此因六三爻詞

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此文子占筮之詞按推易法困從否來虞翻謂否三在互艮之二陰而前當艮剛正石也水逢石而險則不濟矣荀九家易坎爲叢棘爲蒺藜所恃傷如此不又多傷乎且三居互離之中而前後掩空此非中空若房世俗之所稱離宮者哉夫坎男之陰亦卽離女之陰也三爲坎之上陰卽互離之中陰既爲坎男而已入離宮卽欲再求所爲離女者而何可復得男以女爲家無家將安歸所以凶也

崔子曰蓌也何害先夫當之矣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弑之二十七年崔成崔彊殺東郭偃崔子御而出見慶封慶封避

封家慶封曰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嬰帥甲以攻崔氏止崔子于家反使攻崔氏遂滅崔氏其妻縊卽棠姜崔子至則無歸矣歸

附晉史元帝爲晉王時將渡江使郭璞筮之遇豫三三之睽

三三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詞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是也豫象詞及帝卽位太興初會稽剡縣果于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人罕識者先仲氏以推易法衍之豫上震下坤震爲龍爲首出之子而下連坤土此奮而出地之象也悔爲睽上離下兌嚮明而治而金以宣之體離互亦離睽二四互離此重明重光中興之

象也震爲鳴爲聲說卦故先王以作樂崇德而合暌之兌金以升于暌之離火是坐明堂向南離而考擊鐘鏞以作樂之象也祇兩卦皆有坎水以陷之豫暌三五則尚在陷中皆互坎

未經出土而豫坎互坤豫三爻爲坎坤互用則當在水土之閒況豫之震爲東方離爲南方會稽者東南郡也豫有互艮豫二四互艮艮爲成萬物之所以成終者也說卦則非告成功乎若曰鐘有勒銘有古文則暌離爲文兌爲言以文爲言非勒銘乎至若長七寸二分者南北爲縱縱即長也南離之數天七地二此大衍之數宋儒誤以爲河圖下同則七寸二分也大數陽小數陰也徑四寸半者東西爲衡衡即徑也西兌之數地四天九則四寸半也陰數四折陽數之九而半分之則四寸有五

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十六終

海甯蔣廷瑑
長沙王先愼校

春秋占筮書三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昭五年傳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

穆子叔孫穆子名豹者也莊叔穆子父也按成十六年穆子避僑如之難奔齊及庚宗遇婦人宿焉襄二年召歸立爲卿庚宗婦攜其子獻雉問所生曰能奉雉矣召見號曰牛使爲監有寵長使爲政乃以讒殺長子孟又譖而逐仲穆子疾并私絕其饋餓死至是昭子卽位殺牛因追述穆子初生之筮以驗之

遇明夷☲☷離下坤上之謙☷☶艮下坤上以示卜楚丘卜人名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入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祀牛死韻牛音昵

先立有韻筮詞以檃括大意復逐節解之

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

明者日也夷者傷也離在地下則明爲地掩未免受傷然而日之數十自甲至癸其時數皆十而與人位之十等相當如日中當王以陽盛也食時當公以次而左旋至日昃平旦當卿雞鳴當士夜半當皁人定當輿黃昏當隸日入當僚晡時當僕日昳當臺大抵自王一等以下其二等爲公三等爲卿則是日中爲上等食時爲二等旦明爲三等今以莊叔本卿位而當明夷之初旦且變而之謙謙又皁退則雖已旦明而尚未融暢恰是卿位故曰爲子祀言可繼子奉祀者

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

日之謙當鳥謂日之謙之爻即初爻也離爲飛鳥見九家易雉虞氏易爲隼爲鶴又說卦爲而未明初飛即變爲艮是離之兩剛相夾如健翮者而初剛下折是垂其一翼也旦日動震亦動也離日已動而三五互震且復前行是于行也乃甫行而日位當三又非食時則三日不食矣

張文檒曰案推易法明夷爲臨卦所易廢下兌之日以成離虛離中此一不食也若明夷之謙破下離之腹以就艮虛之鬼冥門見前則直餓死矣又不食也故仲氏易曰穆子兩

不食前之不食在庚宗時使婦私爲食而就宿焉囚生離牛此推易法也後之不食則絶其饋食雖山有菓蓏亦反虛器而出之而因而餒死此占之卦法也其精如此

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

此又以環占法推之以離火變艮山而還而觀之則亦可以離火焚艮山而艮敗矣艮爲人字形爲成言說卦成言乎艮艮敗則人言俱敗將有以主人而聽讒言者夫純離爲牛謂離上離下其卦詞曰畜牝牛吉今以離之艮而艮還之離則純離矣純離當名牛則世亂讒勝似必有名牛者起而敗之非無故也

此指監牛之亂言

張文彬曰仲氏易謂庚宗之婦囿下離之中女也離者別也乃初變爲艮而少男生焉然且此艮一變而謙之三五互震爲長男二四互坎爲中男者其二剛交總以一艮剛掩之殺長孟而誅仲子皆推之而瞭然者

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若論其位則自在卿等既不利攸往則歸而爲後所固然者但吾子亞卿而是子繼之似于旦日亞卿之位少未盡耳

昭七年傳衞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初生也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史朝亦夢康叔謂已夢協婤姶生子然後生子名之

曰元孟孌之足不良能行不能善行蹶也孔成子筮之曰元尚享衛國
問詞遇屯震下坎上三三又曰余尚立孌亦尚詞遇屯三三之比坤下坎上三三
三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元亨屯卦詞成子曰非長之謂乎以年不以名
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此長者之命孟非人也將不列于宗
不可謂長況跛非全人不以名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
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

此以卦詞與名合故祇斷卦詞亦一法也利建侯屯卦詞與
屯初爻之詞皆同是兩詞兩卦俱建侯矣夫嗣有常位若拘
長少則嗣之而已何庸建也建必擇吉子其建之

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
各以所利不亦可乎

且屯之爻詞不又曰利居貞利建侯乎夫利有兩等有利居
者有利侯者弱足者利居以不能行也若侯則宗廟社稷人
民朝會行動之不暇而居之乎然則易詞之兩利明有分屬
一居之而一建之何不可之有

故孔成子立靈公

昭十二年傳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坤上坤下三三之比坎上坤下三三
曰吉

南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也蒯與公子憖叔仲小謀叛費
以逐季氏不告以斷筮之事而但下一空籌以筮之謂之枚
筮

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

則可不然必敗

此亦不告惠伯事而汎諮之謂若欲有所行之事何如卽字古文多作若字解惠伯逆知其事故陰以折之曰亦顧其事何如耳不然則廸吉逆凶無容問者

外强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

此皆就易義以陰斷其事卽筮詞也外强二語是合斷兩卦者坎險爲外强坤順爲內溫以遇與之卽內外也忠信者卽前所云忠信之事也故曰以下則專斷坤卦謂黃裳元吉豈

黃裳而卽吉乎黃爲中色裳爲下飾必元善而後能吉向使爲中者無忠心則必失臣道安有臣象黃色臣象下不共則上不卒下安所整飾其後費邑亦叛蒯事極者終也是必同事有忠者公子憖叔仲小皆不忠祁慮癸以盟信逐蒯且合忠信與其爲三德以統成元善則可當非是勿當也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此專斷比詞者且坎者險也坎雖隱伏說卦而詞曰顯比比爻詞則其險已著況外卦坎位而又變而尙以坎則其爲大險有不容隱伏焉者假曰筮易不可以占險則所占何事況占有

貞悔並非可以黃裳一飾謂足掩蔽了事也夫黃裳之文在中坤五爻詞與顯比之位正中比五爻詞祇中美也然必推比爲之元永貞與顯比之上使中一爻詞皆本元善而後爲上美否則徒飾下美而不參成以筮之則邑人不誡亦比上爻詞將有借在上之元與在中之忠以責其多闕失者其後叛離者亦終以筮雖吉未也羣臣不恕其君爲言

附東漢永建三年立大將軍梁商女爲貴人筮之亦得坤☷之比☵☷與此筮同當時解之者但曰元吉坤五爻詞正中而已此五爻詞位正中也其後進爲后順帝崩進爲皇太后以無子立他妃子臨朝即冲帝也冲帝崩質帝立又臨朝及兄冀弒質帝然後迎桓帝立之而於是有兄冀擅權宦官亂政之禍今占之則坤五后也之比而變剛君也臨朝也所謂顯比者也比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舍逆取順三驅立三帝也失前禽者無子也猶無前星也舍逆取順者信宦官殺忠良也其最可異者一推自復推易法凡一陽以震初之剛☳而易比五一推自剝以艮上之剛☶而易比五震爲長子爲兄艮爲門闕爲閽寺俱兄冀與宦官而皆與九五有說卦合兄艮參易之象因之有弒帝亂政之禍向使漢之太史知此則必唾而去之矣乃宋人無學率以先後天方圓兩圖造占變之法而不識周易占筮其神如此不可嘆與

哀九年傳宋皇瑗圍鄭師晉趙鞅卜救鄭不吉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之需乾下坎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

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此在泰之六五爻詞有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其義以泰之二四爲互兌三五爲互震震爲長男兌爲少女原有長兄嫁妹之象因之歸妹六五爻詞與此皆有帝乙歸妹四字而宋爲微子封國卽帝乙子也明曰祉吉而可以伐乎況此詞曰歸妹而宋鄭又時通婚姻則甥舅國也此亦以詞與事合而就詞斷事如此

需六五爻詞曰需于酒食貞吉酒食爲祿貞吉爲吉祿故以祉字釋祿字亦兼指之卦言

春秋外傳

周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

晉孫談者晉襄公之子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名也頃公者單襄公之子悼公在周襄公服其爲人知其必有晉國故囑子與晉善

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乾上乾下三三之否乾上坤下三三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旣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

此述晉成往日之筮以斷周之宜有國也成公晉公子黑臀舊曾奔周旣以趙穿弒靈公迎歸立之此筮本迎歸時事而今始斷之者上乾與下乾相配皆君也今三君忽變而爲否是否德不終何以克配直出君而已然而出君終君也雖公

子亦君也且出而爲坤坤爲國爲衆出有國衆何患不君今此三君者其一成公則已往事矣若後第三君則吾不得知以言其次則舍周其誰吾所爲可必者此耳

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爲悼公

晉公子重耳筮返國得貞屯坎上震下三三悔豫震上坤下三三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安能建侯

屯豫兩卦詞皆有利建侯文

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內外順以訓之泉源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

此合斷兩卦詞也車班內外者震爲車班者列也屯列車在丙豫列車在外坤順也泉源者坎也屯有互坤與正坎而豫有正坤與互坎土厚而樂其實則是同一國土而屯得其厚豫樂其實者國之所有也

主雷與車而尙水與衆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曰利貞車止水下必伯小事不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

乃從兩卦分斷之內卦爲主爲雷車外卦爲尙爲水衆者非屯乎乃其詞如此則以震爲長男元者長也衆以順而會亨者嘉之會也況震雷在內則每動而上坎水在上則每順而下豈惟利貞伯業于是興矣若夫勿用攸往者則單震爲足說卦震單男爲一夫虞氏易陽爲夫一夫之足行安能有濟今車上

而衆且如水下矣此伯王之時不可失也

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衆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

更以觀豫則坎本衆順而皆有震震武威分處內外雖坤爲太母震爲長子亦既老彊而養于坤而出乎震遲暮得國亦復可喜況既曰建侯又曰行師則內坤外震其在居以衆順爲樂而一出則威武大行卦雖有二得國則一吉何疑焉

十月惠公卒十一月秦伯納公子

附呂氏春秋孔子筮得賁三三下離上艮曰不吉子貢曰何謂也曰夫白而白黑而黑賁亦安吉乎家語亦云非正色之謂也

山火爲十二章飾色之三故名賁賁者飾也但繪山于衣繡火于裳並皆正色而獨此卦義從來以不正色爲解如京房云五色不成謂之賁是也特其所云不正者則毛傳云賁黃白色也鄭元王肅說此卦亦皆云黃白色即揚雄太元贇首次二曰黃不純屈于根註易賁卦山下有火黃白色也今孔子所云有黑色而無黃色即易文賁如皤如白馬白賁諸語又似祇有白色而并無黃黑二色此皆無可考辨者況筮法論色亦屬創見故附載此

漢書武帝伐匈奴筮之得大過九五兌下巽上三三太卜因謂匈奴不久當破但取象詞何可久也一語爻詞九五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乃遣貳師伐匈奴後巫蠱

事發貳師降匈奴武帝咎卦兆反謬今以五易法筮之則
此九五在本卦爲兌中在大壯所來爲震中大壯上震兌改上兌
爲剛鹵說卦而震以出之此北伐之象但大過通視合爲大
坎而互當重乾之末進承一坤龍戰元黃正在此際幸乾
坎二位皆居北方坎正北乾西北我以南向北則我南爲凱彼北
爲敗所以能破匈奴兵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者此也奈
身在坎中尙未出險而兌爲口舌又爲毀折非因令誤當
以間敗乃詛咒事發而脫身降矣兌者脫也夫枯楊之華
不入寒地身爲士夫敢醜非偶乃既降單于則身已爲人
所得而單于又妻之以女此正匹配反常一若老婦之得
士夫者其詞象之切占驗之精孰過于此而以爲反謬此

占者之罪卦兆焉得誣坐之

晉元帝初鎮建鄴王導使郭璞筮之遇咸三三之井三三
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
縣有陽名者其井當沸後晉陵武進人于田中得銅鐸六
枚一作五枚誤見郭璞洞林慼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此事載晉書郭
璞傳然世終莫解嘗以此詢仲氏仲氏曰此最淺近者銅
鐸之出以貞咸也井之沸以悔井也咸內爲艮艮東北之
卦也其名武者以上兌在右武位也其出鐸者兌爲金與
互乾金合而乾數六故得六鐸然且互乾爲天互巽爲命
此天命也故曰此受命之符也若夫井則二四互兌三五
互離離兌爲西南郡縣而南爲陽方故宜有陽名乃以下

巽與互兌爲金木之交上坎與互離爲水火之際木間金
得火而上承以水此非薪在釜下得火而水乃沸乎且四
卓類象大力而遲行到城下祐將伏取之令璞作卦遇遯
三三之蠱三三其辭曰艮體連乾其物牡巨是占在晉史
氏易解語遯天山山無解今錄仲
皆巨物故此物亦巨互兌爲澤
兕虎以坤間二陽不成故也身與鬼并三陰爲鬼蠱三陽
月卦爲建午蠱三至三陰合并成卦精見二午離
上爲大離則倍午矣五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離爲雉巽爲
被一創遯四陽傷雞而無兩翼遂
其一爲蠱還其本壁自遯之蠱祇傷乾一畫而兩山如故按卦名之
是爲驢鼠乾爲馬艮爲鼠今遯乾一變而已失馬形是驢鼠矣卜竟伏者以戟刺之

深尺餘遂去不見郡綱紀上祠巫云廟神不悅曰此郎亭
驢山君鼠也偶詣荆山暫來過我何容觸之此事近狡獪
然亦見古人筮法有如是者
唐李綱在隋仕宦不進筮之得鼎三三曰君當爲卿輔韻
然侯易姓爲如志叶仕不如退叶折足爲敗叶益取倒卦
之革侯革命也鼎倒卦爲革說見前遂稱疾辭位去後仕唐果驗然
則筮法有直占倒卦者亦一變也
五代石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急命馬
重績筮之遇同人三三曰乾健而離明君德向明之象也
同人者人所同也此時將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
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北而南乎乾

九十月卦也乾西北卦位在九十月戰而勝其九十月之交乎是歲契丹果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

聽齋雜記明土木之變南冢宰魏驥將集同官上監國疏會錢塘客陸時至善易請筮之得恆三三之解三三驥曰帝出之不恆而承之羞恆九三爻詞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固也乃變而貞乘寇將復至解六三爻詞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如之何對曰既已負帝且乘矣再至何害所慮者貞之則吝惟恐徒守反吝耳驥曰善乃易疏去次日客過驥驥曰昨筮無大凶乎曰大吉曰何謂曰夫恆爲大坎而三當坎中所以陷也然而恆互爲乾三以一乾而蔑然居三乾之間若無往而不爲君者乃一變爲解則已解矣且解之詞象詞曰利西南西南者所狩地也又曰其來復則還復也夫恆者久也日月得天而久照此恆象詞今解之互體則正當兩坎互離之間坎月離日非日月幽而復明乎大明吾國號非返國乎祇坎有兩坎兩離而上離未全上震缺上九此似指監國言尚有待耳後寇果再至以戰得勝而英宗卒返國復辟若先見者

皇清經解續編卷十七終

海甯蔣廷瑜
長沙王先愼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十八

南菁書院

續詩傳鳥名一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弱冠從伯氏論詩作毛詩續傳成值順治五年王師下西陵亂兵掠書倉作紙甲衣去傳失其半越六年而怨家發墨篋則盡棟之出走所記祇得國風省篇毛詩寫官記詩札三種餘沈沈矣康熙乙酉相距六十年予東歸草堂鄰人吳氏曾錄予傳末鳥名卷而其人已死有子儒者也懷殘卷返予而紙漶編絕文亦脫落無所用會錢唐姚彥暉攜所著詩識名解請予爲序其書甚審博讀而有感予乃踵前事藉及門之近居者莫子晴川張子風林各爲予捉筆取殘卷而重理之并列朱註于行間且辨且正名之曰續詩傳鳥名卷夫少續詩傳豈

老而僅續夫傳末之鳥名以爲卷雎鳥名難知然益以見夫少當學詩恐遲暮而反不足焉

周南

關雎關關雎鳩

集註 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游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也

論語小子學詩可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而朱氏解大學格物又謂當窮致物理則凡經中名物何一可忽況顯作詩註豈有開卷一物而依俙髣髴突越數千百年究不能指定爲何物者此雎鳩是鷙鳥毛傳所謂摯而有別者摯卽鷙也謂摯擊之鳥也但鷙鳥不一而此鳥名鶖爾雅雎鳩王雎而郭璞註云雕類今江東呼之爲鶖好在江渚邊食魚徐鉉又云鶖性好峙每特立不移謂之鶖立又云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傳所云鷙鳥不雙者是詩稱在河洲以好立水邊而又稱好逑則以其善匹配不狎處也此則江東人皆見之且皆能言之者至又名鷹則卽鶖而異其名說文白鷹王雎也顧氏玉篇與廣韻皆謂白鷹揚鳥以鷹揚爲義卽是鷙鳥而陸璣疏云雎鳩如鳲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揚雄許慎皆謂似鷹而尾白故名白鷹則是南人稱鶖北人稱鷹總是一物爾雅既出王雎又出白鷹徒以兩名故兩見猶之黃鳥倉庚一物而兩出無他義也

乃不學之徒少見多怪謂淑女好逑必不當以摯擊之鳥相爲比擬因之作風土記者謂雎鳩是蒼鶚考蒼鶚卽玉篇鴢鶋莊

子所云尺鷃者然是鶉屬內則以鶉鷃爲醢爵鷃爲羞賓鷽雀之類非鳩類也

錢氏詩詁謂王雎卽子鵙今之杜鵑引杜詩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語謂杜鵑至尊奉之如王故名王雎此臆解之最可笑者乃又附會鷙鳥謂杜鵑以春暮始鳴至仲秋鳩化爲鷹之時乃能搏擊他鳥所謂鷙也殊不知鳩類不一王制之鳩化爲鷹月令之鷹化爲鳩皆是鳩鳩亦謂之布穀與雎鳩何與夫鷙之名雎鳩與鷹之名鶻鳩皆是鷙鳥而被以鳩名竝非化爲鳩而始名鳩且雎鳩亦不化鷹也若杜鵑則更無化鷹事也

乃鄭樵通志則曰雎是鳧類多在水邊從來無鳧類而稱爲鳩者且又云尾邊有一點白以陰附合于白鷹尾白之說試問此類鳧而尾白者今何名也至羅願作爾雅翼更引思元賦雎鳩相和歸田賦交頸頡頏以爲不擊不特立之辨此無論詞賦鋪張不尙檢覈且安見摯而有別者不仍相和頡頏也關關應和聲則其相和猶在也

若集註云狀類鳧鷖此襲鄭樵鳧類語然究不知何物云詢之淮人有之則予嘗客淮淮人從無能舉似之者且其言亦難通既云有偶云竝遊而又云不見其乘居匹處是自矛盾也且鳧鷖之類則未有不見其乘居匹處者也

人不讀他書仍當讀經且讀經有法如此經不識雎鳩當急覓一經之有雎鳩者證之春秋傳昭十七年郯子來朝叔孫昭子問少皞氏以鳥紀官郯子舉五鳩之紀五官者有曰雎鳩氏司

馬也夫睢鳩何以紀司馬杜預註曰睢鳩王雎也摯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乃旋考周禮則夏官司馬之職設儀辨位且專建司士一官使之正朝列之位辨貴賤之等一如睢鳩之特立不移步位儼然將所謂摯而有別者在周官以之定法制而在毛詩則卽以之正匹配其義同也據此則睢鳩是鶚是鶚鳥周秦以來無異詞矣名物雖難識然有爲毛詩周禮春秋傳三經所指定者而猶倀倀無所適讀書之未易如此

蕢 黃鳥于飛

黃鳥鸝也

黃鳥黃鸝也原作黧黃以鳥本黃色而間以黑色爲緣飾因兩舉其色而統名之曰黧黃舊註所云黧黃以色名是也乃作字

書者每遇鳥部必加以鳥文因之有鶖黃鶖黃諸名而古字通見說文遂通作離黃文選東京賦又通作麗黃乃麗又加鳥則直作鸝字顧野王玉篇始出鸝字註鸝黃而俗亦呼之曰黃鸝則是鸝者其色黃鸝兼兩色安得單以鸝字稱之且字書無兩文故出一字黃鸝非一字鳥也集註非也

召南

鵲巢維鵲有巢惟鳩居之

鵲鳩皆鳥名鵲善爲巢其巢爲完固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

此以鳩之居鵲巢比夫人之處君室以他國之子而坐享此國之成業實有類于鳩之占鵲巢者詩人六義原是如此竝不必以居巢非占巢作忌諱也乃不學之徒過作嫌猜謂占巢不得

比百兩之御但曰居之已爾夫鳩鵲殊族鳩何以得居鵲巢則
人皆相視而不能應然且巧爲說者謂鵲生子既成旋卽徙去
而鳩來居之夫杜撰解經何所不得誣鵲徙去鵲不能辨寃也
然經既不明物又不格亦何爲矣
此鵲是鴉鵲亦作乾鵲說文玉篇皆作雒卽俗所謂喜鵲者鄭
氏謂鵲之爲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月令十二月鵲始巢記始
事也此或未然然尙書鳥獸孳尾皆在春則春必巢成耳
若占巢之鳩則鳲鳩也埤倉稱鵲鵃郭璞謂今之布穀江東呼
爲獲穀陸璣又謂之擊穀其形似山鵲而短尾首戴冠如勝故
方言又謂之戴勝實則春秋鸛鵒月令鵃鴂王制鳩化鷹月令
鷹化鳩曹風鳲鳩在桑月令戴勝降桑皆此物則亦一名鳥矣

但其性頗拙窠而不巢多在敗牆枯樹間穿穴稠處間或占鵲
巢生子生訖移去不惟不能巢兼亦不好巢者故春秋以鸛鵒
來巢爲昭公出亡之妖謂窠其常巢則其變也說文鳥出木上
爲巢在穴曰窠
乃鳩之占巢則實有其事者鄉壠灌木當二三月間鳩將生子
或率羣鳩爭鵲巢鵲亦多禦各飛搶晉夏呼噪震林落及旣散
而鳩居寂然凡有目者皆得見之此正詩人之博于覽聽處而
反以猜嫌而置之不問然則鳩何以居鵲巢能解之乎

行露

誰謂雀無角

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

雀說文謂依人小鳥故从小隹卽麻雀也然又稱爵以爵雀通

字禮雀弁稱爵弁雀韋稱爵韋是也角者鳥噣之銳出者也雀有噣而不銳出故曰無角與鼠之無牡齒同

卽鳳

燕燕燕于飛

燕飛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

燕一名而有兩鳥一是今燕子說文作元鳥玉篇作乙爾雅作鳦埤雅謂是鶐鴒莊子所謂鳥莫智于鶐鴒者雖復有漢燕越燕胡燕之分然故燕也若其一是白脰烏小爾雅所云燕烏者不知爾雅何故竟稱作燕而顧野王作玉篇亦因之曰燕乙也又白脰烏也然遍考他書自六經諸子史籍凡有記述竝無有稱燕作白脰烏者則安有此矣

乃燕祇一字其曰燕燕者兩燕也何兩燕一于歸者一送者送者姜氏于歸者仲嬀氏也所謂頡頏也此詩之本文也若謂重言之則魚魚雅雅或以魚雅寫他物則借此物重言之未有稱本物而可重稱者漢童謠云燕燕尾涎涎謂兩燕婪尾趙后傳所云帝見飛燕而召之復召女弟正兩燕也若爾雅之名燕燕則就詩文而承釋之謂詩文之稱燕燕者是此物也亦兩燕也非一燕而重言之也

瓜鳳

睍睆黃鳥

睍睆清和圓轉之意

黃鳥見前但其鳥以色名又以目名舊云黃鳥好視善窺人凡窺伺人者多名鶯窺故詩人以睍睆稱之睍睆者好視也又出

目貌謂視之滑露者也若好音則在下文載好其音另出一句如云此好視之鳥又能好音故云載好與此句無涉乃解睍睆作黃鳥聲且以清和圓轉釋之此是何據按黃鳥郭註作黃離留陸璣作黃栗留當甚熟時每來伺桑間故里語有云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否謂其善看視也且黃鳥本名黃鶯集韻廣韻俱作黃鸝以兩目出鳥上爲名正所謂睍睆出目者其又作鶯以易傳離爲目目本離火而尚書洪範伏傳則又以五事之目屬五行之火謂火之外光如目之視物故鶯首之戴兩火卽鸝首之戴兩目其字從二目一八二目者離二之目一八者以鳥亦喙屬卽艮八也此固合尚書周易毛詩解一物者乃以目部字而解作音聲且使南宋以後凡作字書者皆以睍睆鳥聲註目部間不惟六經亾世間尚復有識字者乎

雄雄雉于飛

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鬬

雉名不一左傳以五雉爲五官正而不著其名惟爾雅說文則皆有十四雉名分列頗悉然鷮雉鵫雉似乎復出而鷄鳩寇雉則反有出其外者要之詩所言雉則第舉山雉之可見者釋之其曰雄雉以雄則翬翟紛然華而可觀而雌並無有一如家雞之疏弊少文采者故以雄雉比德行君子非無說也

鴛鴦雄聲　飛曰　雌雄走曰牝牡

有鶯雉鳴　雉鳴求其牡

雉見前雄鳴曰雊雌鳴曰鶯此舊註如是然亦本詩句朝雊求

雌有鶩求牡非有他也若以牝牡雌雄分飛走則不然詩有雄狐尚書泰誓篇曰牝雞之晨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

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　婚禮納采用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

鴈名鳴鵝又名鶤鳴每隨日南北以爲往來之候月令所云仲秋鴈來孟春鴈去者禹貢謂之陽鳥揚子法言又謂之朱鳥徐氏日記云燕歸從陰稱元鳥鴈來從陽稱朱鳥朱者陽色元者陰色也則是鴈之爲性其爲忻陽則有之未聞惡寒也世有惡寒鳥別名鴈鴈此非是也

且其云婚禮納采用雁亦非也婚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禮公羊所云婚禮成于五者皆是用鴈故孝經鉤命決曰五禮用鴈未聞納采用鴈也

若又云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故鳴鴈在旦則大不然詩所謂鳴鴈在旦者非用鴈之鴈也鴈集洲渚以一鴈鳴更迨始旦而羣鳴以興謂之噰噰此以鴈鳴之迨旦興起歸妻之迨冰泮原非指所用之雁乃卽以用鴈論則親迎者必奠鴈郊特牲所云執贄以相見正指壻親迎之鴈捧以爲贄鄭註執贄者卽贄所奠鴈是也是親迎在昏昏亦用鴈而乃以鳴旦之故謂納采在旦故必旦而始用鴈此可謂知禮者乎

且亦知婚禮用鴈之何說乎古納徵用幣祇純帛五兩竝無以雁作納徵之物祇因五禮往復必用士人爲主賓而主賓相見

必先以贊禮大夫贊鴈士贊雉雉贊必死婚禮忌死物不用又且古人重婚惟婚有攝盛之例凡所用禮皆可越一等行之故士婚所贊直得用大夫之鴈此原屬假借者乃鴈以時至苟非其時則或以鶖鶴鵝鸛之類代之李涪刊誤所云或代以他物者而宋人無賴且刻木鴈以行事故古凡假借之物以僞亂眞者皆名曰鴈如韓非子齊伐魯索讒鼎魯人以其鴈往齊人曰雁魯人曰眞而陸機爲文猶尚有人莫分于眞鴈句相傳宋華願兒稱廢帝爲贋天子宋書始出贋字則是婚禮用鴈原已是鴈乃以洲渚鳴鴈而强指之爲捧贄之物是鴈之又鴈也

然且說詩說禮無一不誤向見朱氏家禮誤讀禮記以三月廟見作三日廟見以不廟見不成婦作不成婦不廟見因之以子婦爲夫婦以生舅姑爲死舅姑不祖而配不告廟而荀合至今七百年間貽患不已詳見婚禮辨正今詩文本明白而又誤解之詩所云迨冰未泮承上歸妻句謂歸妻之期應及冰未判之時非謂歸妻須冰判納采請期當迨冰未泮也古無有以納采請期立定候者古無此禮詩亦無此文也且冰泮二字是禮文典要字未可以憑臆杜撰彼此亂屬者禮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謂入冬娶妻入春而畢故荀子云霜降逆女冰泮而殺家語霜降而逆女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于此是冰泮二字本止婚之限苟欲歸妻必及其未泮泮無及矣是以周禮媒氏以仲春大會男女奔者不禁謂冬月不娶入春而卽已踰時因任其私奔詩註東門之楊所云春盛不嫁不待秋冬者也乃說詩

詩反說禮禮反猶且堅執己說如桃天集註既已引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爲解則失時矣然又曰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夫讀詩當讀全篇有華爲婚姻之時則下文其葉蓁蓁已葉盛幾四月矣況有蕡其實則桃實蕡然夏實者五月秋實者七月而婚姻時乎

旋丘 頍兮尾兮流離之子

頍細尾末也
流離漂散也

流離惡鳥名卽梟名之別出者也詩註梟一名流離爾雅作鵹鶹郭註云卽留離詩留離之子陸璣疏云自關以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鵹鶹食母許愼云梟不孝鳥是也案此引比以爲狄雖微末終當爲患未可置之不聞也後衞果爲狄所滅此引喻之最切者若以流離釋漂散則謂微末是漂散之子已自難通況漂散何云之子耶但流離是梟不是鴞并不是鵂鶹顧氏玉篇鵂鶹鵂鶹鳥也一名鵂離與鵂鴞之名鵂鶹鵂鶹不同

北風 莫黑匪烏

烏鴉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

烏本鵲屬但鵲非一色而烏專以黑爲名烏卽黑也惟燕烏白項稱白脰烏雅烏則腹下多白其他鮮白色故古以烏頭白爲難事未聞名之曰烏而反以黑色爲不祥者赤烏雖是瑞然黑烏未可災也況烏鴉不連舉廣韻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雜白而不反哺者則謂之鴉今純黑不白而并稱鴉已是錯誤況

純黑能反哺則孝烏也孝烏何惡乎或曰烏有不祥者名曰訓狐韓詩所云訓狐夜飛者然唐五行志以訓狐爲鵂鶹則直是鵂類非烏也然則莫黑匪烏者謂物莫不以類行狐行從赤烏行從黑好我者所當同此車耳

新臺鴻則離之

鴻雁之大者

鴻鴈本一族故大曰鴻小曰鴈舊皆以此爲鴻鴈之辨然鴻亦自有大小陸璣曰鴻羽毛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之鴻徐氏曰記云世稱鴻鵠然鵠不是鴻亦稱鴻鴈然鴻不是鴈蓋鴻鴈雖一類而自分大小小鴻不是鴈則大鴈之必非鴻更可驗也

鄘風

鶉奔鶉之奔奔鵲之彊彊

鶉鵲屬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

鶉鵲屬非鵲屬詩但與鵲連言之耳其鳥銳首無尾青褐有斑色顧性好鬬遇他鶉有不狎者輒憤奮而前故詩人以奔奔目之奔與賁通言憤奮也乃解者以刺淫之故謂淫必亂匹亂匹則行不相隨因之以奔奔彊彊强解作居有常匹行則相隨之貌按鶉本無居不巢不穴每隨所過但偃伏草間一如上古之茅茨不掩者故尸子曰堯鶉居莊子亦曰聖人鶉居是居且不足安問居匹若行則鶉每夜飛飛亦不一以窳伏無定之禽而誣以行隨非其實矣且詩言刺淫但當舉一反乎淫者以刺之

奔奔與淫比正相反也且六經措詞自有經解未可援儒說以
姿斷者表記曾引此詩矣子曰君行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鶉之
彊彊鶉之奔奔謂上下行逆有如奔彊之亢不用命者未聞曰
居常匹行相隨也且其以居匹行隨爲奔奔者謂兩鶉也卽夫
婦鶉也乃有不夫不婦祇一鶉而猶奔奔者春秋僖五年晉獻
公滅虢在鶉火晨見之際而童謠曰鶉之奔奔夫此鶉爲南方
之辰一鶉也一鶉有何匹有何相隨而亦曰奔奔此可悟矣
鵲見前第此名乾鵲世每以乾燥解之謂鵲性惡濕故名然顧
氏舊註原有乾本虔音作乾健之解謂此是健鵲而宋王安石
力持其說故其說反廢今以彊彊較之則彊者彊也卽健也彊
與彊相通字也鵲以撟撿爲性而詩以强梁目之則健鵲非過

矣或曰鵲之名乾以知天時言易緯鵲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
應小寒又五日始巢巢則戶必背太歲而向太乙皆隨天時爲
驗者此亦一說要之以彊彊爲居匹行隨則不可彊彊猶奔奔
縱不必如表記作行逆解然必非柔順之義柳之厚憎王孫曰
德躁以鬲惜惜彊彊吉雖羣不相善也古諺亦曰鵲行姜姜性
行勿良

衞風

氓

于嗟鳩兮無食桑葚

鳩鶻鳩也似山鵲而小短尾青
黑色多聲鳩食桑葚多則致醉

此鳲鳩非鶻鳩也鶻鳩爲鳴鳩月令以鳴鳩拂羽戴勝降桑分
爲二物今鳲鳩卽鴶鵴布穀亦卽戴勝則正是降桑非拂羽者

故曹風在桑月令降桑與此食桑葚皆此鳲鳩正俗所謂桑鳩者于此尙可混則無勿混矣若云似山鵲青黑短尾多聲皆襲舊註然亦是鳲鳩鳲鳩不如是耳

王風

〔兎爰〕雉罹于羅

雉見前

鄭風

〔女曰雞鳴〕女曰雞鳴

雞知時鳥也徐鉉謂雞能稽時故雞與稽同音然自夜至晝分時不一而所重在晨故又名晨雞昧旦者晨之尙未明者也春秋運斗樞謂玉衡星精散而爲雞說者謂與太陽之氣相感召故曰初出地而雞爲之鳴乃自暘谷至扶桑日凡三次則雞凡三鳴在昧旦前

弋鳧與鴈

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

鳧水鳥一名沈鳧鳧者浮也嘗浮水面第見入則沒入水中故曰沈與鴈鶩鷖鷗皆駢跗善浮沈之鳥顧大于鶩鷗而小于鴈鶩每稱鳧鴈則兄鴈而逆弋鳧與鴈是也稱鳧鶩則弟鶩而順鳧鶩在涇是也俗呼鴈野鵝鳧野鴨

鴈見前

〔風雨〕雞鳴喈喈雞鳴膠膠雞鳴不已

雞見前雞鳴不已非鳴之不已言不已其鳴也鳴如故也說者

謂此比君子無變節風雨如此雞鳴不輟君子有常所由處亂世而不改其度也南史袁粲傳粲峻于儀範廢帝裸之廻之使走粲雅步如常顧而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齊風

雞鳴

雞既鳴矣

雞見前此咏賢妃之告旦者據舊禮在朝原有告時之官如周官宮正比擊柝擊壺氏定刻漏而雞人一官則專主告時如所云夜嘑旦以號百官者似不必后夫人親爲告旦故前時說夜如何其詩謂世衰禮廢因有自相問夜之事其說固善特古禮闕失郎周禮多不可據間揣禮文似雞人供職皆于大喪大祭及賓客軍旅之事行之故曰大祭祀嘑旦而不及常日意者宮禁幽深或亦廬士所不及與若書傳謂夫人御君太史奏雞鳴于階下少師奏質明于陛下則並鮮證據然且舍雞人而別責之太史少師此皆不可解者至兩漢以後則專設雞人一官蘇氏志林謂漢官儀宮中不畜雞舊謂但取善作雞鳴者以代之謂之雞人唐詩絳幘雞人言首戴絳幘如雞冠也然或不作雞聲間有代之以歌者如晉太康地志云後漢固始公安細陽鯛陽四縣衞士習雞鳴曲于闕下歌之即明制升殿有雞人于東廊下唱日出曉之歌猶是遺意惜其禮久廢每欲究其事而未得焉

唐風

鴇羽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

鵜鳥名似鷹而大無後趾

鵜水鳥鷹屬陸佃曰以毛有虎文故又曰鴻豹易林文山鴻豹卽此物第水鳥原不棲木孔穎達又曰鵜性不樹止今乃集苞栩是爲失所王事于役君子所由呼蒼天也六書本義鵜字單作卒謂象鳥立于樹槎上此故杜撰以翻舊人不樹止之說者許氏說文顧氏玉篇諸書皆別出卒字鵜不是卒且並無鳥立木上之訓

善化劉鉅
長沙王先謙校

南菁書院

續詩傳鳥名二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秦風

黃鳥交交黃鳥

交交飛而往來之貌

黃鳥見前但此交交正黃鳥之以聲見者徒以交字無口傍而註作往來按集韻交通作膠鳥聲詩雞鳴膠膠是也又通作咬嵇康詩咬咬黃鳥則直用此句

晨風鴥彼晨風鬱彼北林

鴥疾飛貌

晨風鸇也

晨風亦作鷐風是鸇名以其搖翅疾飛如朝風之發故名晨風

駾彼者鳥飛疾也鬱彼北林者謂鳥飛駾然適當彼北林之鬱然也此在爾雅說文玉篇後無異解者惟六書故云晨風即朝風非鸇也李陵別蘇武時願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豈亦鸇耶徐氏日記辨之曰此正鸇也鳥以發爲舉魚以舉爲發舉與發字義竝同此鸇發即是鸇舉若曰願因鸇舉時託賤軀以送子耳若是朝風則古詩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朝風無翼矣若曹丕清河之作則直下鳥字曰願爲晨風鳥雙飛翔北林夫明指爲鳥何朝風乎

陳風

宛丘值其鷺羽　值其鷺翿

值植也鷺舂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白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爲翳舞者持以指麾也

鷺水鳥亦名白鷺通體潔白翅背上皆有長翰毛可爲飾用不止頂上戴羽絲也其又名舂鉏者陸佃曰鷺好涉淺水以頂作低仰而行如舂如鉏故以云非有他也

鷺羽即鷺翿以其羽爲翿耳舊謂羽爲舞者之翳翿爲舞者之翳翿則不然爾雅翿謂之纛纛謂之翳李巡孫炎皆謂是舞者所執之羽但有異名者以羽舞所用原有兩羽其名翟者是雉羽但執之以舞而名翿者是鷺羽則以之爲纛而執之以指麾于舞者之列使舞者或坐或伏皆低仰有節一如周禮行匶時鄉師執纛指麾使匠氏挽匶者得正其行列進退故謂之纛纛者導也即翿也是猶是鷺羽而在未舞時可以自蔽及既舞而起而導之翿與翳又何異焉

蓋翿翮用鷺羽雖以羽白易觀見然亦以鷺行立有序故正朝位
者名鷖立亦名鷺序又且指麾高下有似乎鷺行之作低仰者
故鄉師所用纛未知何羽然白羽與喪導正合定不出此若蔡
邕獨斷謂乘輿以旄牛尾爲纛此是漢制所云黃屋左纛者豈
可爲據

邶風簡兮右手秉翟此舞者所執王風君子陽陽左執翿此導
舞者所執各不同

墓門有鴞萃止

鴞鴟惡聲之鳥也

鴞卽鴟鴞舊作梟又作山鴞卽土梟俱非其鳥狀如母雞猫首
而鳥趾一名鴟鵂鴟鴞聲轉其又名鵂鶹則又以聲似休留稱

之但一名禍鳥每至人家多不祥周官蜡氏呼爲妖鳥專設
一官覆其巢殺其肉爲炙一如漢制之絕梟鳥者故曰禍鳥可
爲炙莊子見彈而思鴞炙惟胖不可食內則所云鵠鴞胖者凡
食炙必舍胖而食其餘漢時供御膳各隨其時獨鴞炙冬夏常
施欲絕其類也詩序以墓門爲刺陳佗不良故以鴞比之若舊
傳以爲卽是鵬則賈誼傳明云有鵬似鴞至賈生舍言似鴞則
鴞豈鵬乎

天問何繁鳥萃棘而婦子肆情註繁鳥鷺鳥也顧野王玉篇及
集韻廣韻皆以鷺鳥爲鴟鴞別名其云萃棘卽用此詩句

曹風

候人維鵜在梁

鵜洿澤水鳥俗
所謂淘河也
鵜卽鵜鶘水鳥別名洿澤又呼爲淘河見郭註但其名淘河似鵜淘鶘河一聲轉耳若洿澤則又以涸澤取魚爲義陸璣曰鵜形如鶚而大喙長尺餘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小澤有魚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水竭魚出乃食魚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鵜或云以其能竭澤也鵜鶘本水鳥且善捕魚而在梁又且不濡其翼與其味似刺賢人不用與下文季女斯飢同意而說者皆以維鵜喻小人在位頗似費解然從來如此如楚詞九思鵜集兮帷幄類

張風林曰淮南子齊俗訓曰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雖指能竭澤言然亦寓貪得意

鳲鳩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

鳲鳩鵠鵴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
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

鳲見前此名鳲鳩卽禽經拙鳩召南所云居鵲巢者原有戴勝鵠鵴布穀諸名然總名鴶鵴春秋傳以鳲鳩氏爲司空正以鴶鵴無定居或穴或巢有似乎司空之平民居不一其地者其曰在桑非巢于桑以春月甚熟値生子之候多集于桑啾詩所云無食桑甚月令所云戴勝降于桑與此在桑正合故楊雄謂鳲卽戴勝降于桑與此在桑正合故楊雄謂鳲若其云于七則祇以一與七韻原非限數鳲子不限七也乃毛傳又增其說云鳲之養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夫詩並不云養子徒揣下文有儀一句謂養子平一可與其儀之一

相比較耳實則七一異數數以異相較鳩子有七而君子之儀則一相形咏嘆不必相等下章鳩子在棘未嘗曰君子之儀亦在棘也且鴡鴒生子世嘗取養之兒童習見並無安排上下朝暮異飼之事徐仲山日記云說詩使可安鳴鳩穴居且不定間占鵲巢居之乃曰養子有上下朝下飼而暮上飼使穴居耶穴無有七重土隔可容疊居者巢居耶世亦安得有步階之木分七橫枝如拾級而使子住之

豳風

七月有鳴倉庚

倉庚黃鳥也

黃鳥見前但此鳥有十餘名而總以其色稱如黧黃黃鸝皆以一黃一黑爲名惟此倉庚不可解舊註倉爲穀藏倉黃者穀熟之色則倉本黃色而又與蒼通月令爲倉龍漢陳勝傳倉頭廬兒皆以蒼爲倉而蒼卽是黃則黧黃也庚者更時之鳥也若其又作商庚商倉音譌亦作鶬鴰此正以鳥部字增鳥傍者說見前

七月鳴鵙

鵙伯勞也

鵙爾雅作伯勞說文作博勞春秋傳作伯趙其又名鵙以其聲鵙鵙然也然又作鶪鴂通字也特鵙以鳴顯曰鳴鵙則其鳴有時而此云七月與月令仲夏鵙始鳴不合因之有謂周正七月卽夏正五月者然而詩文多用夏正豳風亦然不應此

一物獨改周正鄭元謂幽地晚寒故物候較晚則幽在雍岐之
北早寒有之焉得晚寒于是王肅直斷曰七月是五月之誤殊
不知鶡鳴之時諸書顯然春秋傳以伯趙氏爲司至之鳥謂其
夏至鳴冬至止故名司至則夏至原是仲夏亦正是五月故易
通卦驗云慱勞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帝少皞以爲司至之
官而樊光爾雅註亦云伯趙司空以夏至來冬至去是以大戴
禮五月鶡鳴逸周書芒種又五日鶡始鳴則鶡鳴始于五月而
終于十一月此先後一詞者其云七月非謂至是始鳴特以七
月之鳴起下文八月之績謂鶡是陰鳥鳴則陰生所當戒陰寒
而興女工故特以七八月爲戒寒之候蔡邕所云鶡應時而鳴
是爲陰候楚詞恐鶗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是也但此

鳥罕見世多妄指卽顏師古註漢書猶以鶡鴒目爲子規況
其他紛紛總不可憑而近作字書者乃引通雅邪說謂卽姑惡
苦吻烏且謂蘇軾稱姑惡水鳥爲非佩佩然辨之夫蘇軾原非
博雅卽鶴且不識賦稱元裳何況他鳥但姑惡實非鶡曹植惡
鳥論明云鶡鳴鶡鶡孔氏疏亦然故云鶡以鳴爲名鶡鶡與苦
苦猶大不類若姑惡則相去遠矣況張華註禽經謂伯勞似鴝
鴝祇鴝鴝喙黃伯勞喙黑今姑惡項有細毛羽不純黑不類鴝
鴝又且古詞以伯勞與燕相較有云東飛伯勞西飛燕謂燕以
仲春來仲秋去而鶡以仲夏來仲冬去來去相背故曰東西飛
今姑惡實水鳥長見水裔于冬春未嘗去也卽姑惡之鳴亦多
在夏不過以芑種水田喜于鳴游實則姑惡在水裔亦偶有冬

春時一發聲者安得以鳴鴟混之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

鴟鴞見前一名怪鴟晝常伏處至夜每出攫他鳥子以爲食莊子所謂晝則瞑目夜能撮蚤察毫末者以其警敏故楚詞稱鷲鳥是也此詩係周公所作見尚書金縢篇其云取子云毀室必于物理無少忤者爾雅以鴟鴞爲鸋鴂而郭璞陸璣輩爭以鷦鷯小鳥當之其可通乎

尚書居東爾風東征尚千古聚訟祇鴟鴞一鳥一以爲鷲鳥則比祿父及殷頑一以爲鷦鷯則周自比亦復聚訟不輟夫以殷小腆叛大邑周在尚書大誥已明言之今自比小鳥已是難迪

況解經須讀經鴟鴞之名見于金縢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據舊傳是時祿父已受誅所謂罪人者指祿父也因而貽之以鴟鴞之詩則此鴟鴞者正承罪人祿父言謂罪人雖得而其所爲可慮者尚未已也乃于是更請讀詩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繹其詞則謂彼祿父者既誘我二叔而殺之矣得無再毀我室耶夫育子已可閔況毀室耶此正告之以殷頑當遷淮夷商奄當預防也則是取子者鴟鴞也恐其毀室者亦鴟鴞也呼名相告詩文皦然乃以之自比則自呼其名而忽接之曰取子曰毀室將所謂取者誰取之而所謂毀者又誰毀之況讀詩須讀全詩鴟鴞之詩周公貽王所作也謂殷頑可患也周頌小毖之詩則

王已悔悟而作之以自悉者謂祿父固可懲殷頑更當悉也所謂懲而悉後患也惟然則公以鴟鴞爲警而王又即以鴟鴞悉之謂大固當慮小亦不可忽兩詩前後比興俱得向使周公以鴟鴞自比貽之成王而成王之因此而悔悟者乃翻以鴟鴞之自比者推而比之祿父殷頑天下亦何物不可取譬而一君一臣必取此小物之擬非其倫者既以自指又復指他既曰可閔又曰可懲復可患于彼于此展轉眩亂天下安有此經文矣

張風林曰自爾雅有鴟鴞鸋鴂之文而註之者曰鸋鴂即鷦鷯也因之詩傳詩疏亦儼以鴟鴞爲小鳥文選張士然爲諸孫置守冢人表曰鴟鴞恤功愛子及室劉良註云鴟鴞鳥名言此鳥憂毀其室則自晉唐後其以鴟鴞爲鷦鷯比比然矣

按鴟鴞即快降鳥鷦鷯即黃脰鳥詩鳥名不易識惟此二鳥則老稚男女無不共見共識之而猶迷惑不自信是非援經以正之不可矣經解例曰解經者必以經證經雖小物亦然

東山 鸛鳴于垤

鸛水鳥似鶴者也垤蟻冢也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遂鳴于其上也

鸛似鶴而頂不赤項無烏喙惟尾翼俱黑善食魚禽經鸛仰鳴則晴俯鳴則雨今第鳴垤不辨俯仰其爲晴爲雨不必問也但鳴垤爲蟻穴知雨雨必出垤而鸛就食之則不然禽凡短咮者能啄蟲多謂之噣食豈有大鳥長喙而能噣及蚍蟻者誤矣若又名鸛雀以舊註鸛鵲屬故莊子稱觀雀後漢楊震傳稱冠雀皆即此物以古多通字冠觀與鸛但取音同不必有義也乃近

作字書者反概從非之又不能實指其所以非字學從此反貿
亂矣按楊震傳有冠雀銜三鱣集講堂考所謂鱣卽今之鱔魚
一名蛇魚荀子所云魚鱉鰍鱣者身長尺餘其形如蛇故當時
都講生亦以蛇鱔名之此雖十有頂之雀不能銜一鱣況三鱣
乎且天下未聞有食魚雀也若觀雀則不惟音同兼且有義徐
氏日記曰鸛凡食魚必且觀且行因名爲鸛朝野僉載記魏光
乘授左拾遺譏姚元之身長而行急人目之爲趁地鸛謂不
觀而但趁地也則鸛名觀雀莊子非妄稱者詩貴識名安可以
顯然有據之名而反排棄之

九 鴻飛遵渚

鴻見前

小雅

四 翩翩者鵻

鵻夫不也今鶉鳩也凡
鳥之短尾者皆鵻屬

鵻與隹同毛傳作夫不爾雅作鳵鴣總是一名特此是鳩屬郭
璞作鶉鳩李巡作楚鳩其餘鳩名尙多惟春秋傳以鵻爲祝鳩
作司徒官而杜預謂祝鳩卽鶻鳩孝鳥也司徒以教孝爲職與
此詩比將父將母恰合則此祝鳩是正名若又云凡鳥短尾皆
鵻屬鵻本說文然反屬汎指非詩意矣但說文旣出鵻字爲祝
鳩而又特註曰思允切則此祝鳩之鵻非凡短尾鳥之鵻不讀
錐而讀筍與隼同音故下卽出隼字旋註曰鵻或从隹一以爲
鵻聲同隼故卽从鵻下加一以造此隼字非謂鵻卽是隼也其

又曰一曰鶵字者以鶵與鶵同字而鶵鳥名雕與隼爲類因之鶵本讀團而當其書鶵則間一讀隼故一曰鶵字以爲鶵與隼不類而亦有隼音非謂鶵卽是隼也此但註祝鳩而連出隼字轉見鶵字竝不謂隼鶵祝鳩合作一物而唐孫强補顧氏玉篇于鶵隼二字下皆註曰祝鳩而宋時作廣韻者且謂祝鳩與隼同是鷙鳥此本後來字書之誤而或舉以咎說文且謂杜氏鵻鳩總由說文隹一二字而誤併焦字則展轉寃誣矣若朱註作鶵鳩又一本作鶵鳩則在祝鳩鵻鳩十數外竝無此二名此必有誤者至于鶵之非雕幷非隼見後匪鶵匪鳶詩

常棣脊令在原

脊令鶺鴒水鳥也

脊令卽鶺鴒爾雅玉篇諸書亦作鶺鴒禽經曰鶺鴒友悌此以舊註脊令凡共母者飛鳴不相離又且飛則鳴行則搖有似兄弟急難故也但竝非水鳥陸璣謂鶺鴒大如鷄雀背青赤色腹下白頭下有黑如連錢廣韻亦云頸下有錢文名爲錢母然往往于原隰中見之而水際則絕無有不知毛傳爾雅郭註何以俱指之爲鶺鴒水鳥亦不可解若函史直以爲鷺則從水鳥之誤而又誤者詩明云在原何不就詩本文求之

南有嘉魚翩翩者鵻

鵻見前

采芑鴥彼飛隼

隼者鷐屬急疾之鳥也

隼鷙鳥也卽鷹之小者陸佃云鷹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爲有準每發必中故準字從隼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餘見翩翩者鵻詩

鴻
雁 鴻雁于飛

大曰鴻
小曰雁

鴻雁見前皆水鳥雖同族而自爲一類說文大曰鴻小曰雁謂鴻類較雁大雁類較鴻小耳特是經傳所稱每連出二字如月令鴻以八月至稱鴻雁雁以九月至亦稱鴻雁類有時以鴻稱鴻雁則稱候雁類仲秋來者是鴻稱鴻雁季秋來者是雁則稱候雁類

沔
水 鴥彼飛隼

隼見前

鶴
鳴 鶴鳴于九皐

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俱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

鶴水鳥名舊註鶴大于鵠而頂赤頸黑翼青尾白惟鳴聲遠聞雖鳴亦稱唳禽經所云以潔唳史云華亭鶴唳獨易稱鳴鶴在陰與此鶴鳴同皐者澤也九皐卽九澤禹貢九澤既陂大概舉多澤言之如九川九澗類祇其云澤以鶴好食魚漢書亭皐千里顏註爲亭堠于皐隰中謂水涯地也

張風林曰王逸楚詞註澤曲曰皐李善文選註水田曰皐若五臣呂向註皐澤也集註凡鳥獸草木盡襲舊註而一往多誤惟此鶴則時所習見

疑翼青尾白爲非是遂奮改曰頸尾黑以其所見者是立鶴立則斂翼垂尻其帗黝然實未嘗揭兩翮而見其尾也明儒陳晦伯作經典稽疑調笑之曰其黑者尾耶

黃鳥黃鳥 黃鳥見前

正月 誰知烏之雌雄 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

烏之雌雄皆相似難辨何止于烏但烏或以首尾毛色稍爲分別烏則墨然矣故爾雅特著一辨雌雄法謂凡烏雌雄皆辨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今既墨然則雖相掩亦誰辨之餘見前

小宛 彼鳴鳩翰飛戾天

鳴鳩毛傳作鶻鳩其稱鳴鳩者以此鳩多聲每呼則必戛其羽卽月令所云鳴鳩拂其羽者若其稱鶻鳩則世竝不解往講學龍山或謂鳴鳩非鶻鳩且謂鳩飛必不能戾天況今鳴鳩則其飛世皆見之雖不必如鷹鳩莊子所云決起卽控地者然故鳩也鳩飛安能戾天乎張南士曰戾天有二鳶之戾天則迴翔天際負青雲而遙此一戾也鳩之戾天則不能扶搖偶一竄入于青霄之內決皆不及有如鶻然不見唐人試士題有出籠鶻乎其取中之詩有云一點青霄裏千聲碧落中此又一戾也此鳩名鶻鳩則所謂鶻者正如是矣舉坐稱嘆則是鶻鳩之名因此詩而見今註此詩而但取班鳩反舍鶻鳩何其疎也若許叔重

註說文有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此亦精于釋鳥者又江東習俗辦鳩鈴取薄筍管縛鶻鳩足放之傍雲而飛則其聲泠然亦戾天之驗

題彼脊令

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

脊令見前第以下文毋忝所生觀之則禽經鶺鴒友悌舊註鶺鴒共母者必飛鳴相隨當據其說不止飛鳴行搖已也唐元宗時有脊令數十集麟德殿頌者以爲此天子友悌之瑞此正已事可證者

皇清經解續編卷十九終

善化劉鉅
長沙王先愼校

續詩傳鳥名三

南菁書院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小宛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觜食肉不食粟

桑扈雀名一名竊脂按春秋傳農正九扈其第八扈名桑扈亦名竊脂但此桑扈有兩鳥即竊脂亦有兩義此竊脂是盜竊之竊脂者肥也舊疏謂此鳥青色又名青雀好竊人脯肉及笭中膏故以名淮南子所云桑扈不食粟者此一竊脂也若後桑扈篇則又一竊脂少皞九扈有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與桑扈竊脂同作農正則此竊字讀作淺猶釋獸虎竊毛名虢是虎之淺毛者故竊元竊黃謂淺元色淺黃色其云脂

者以脂色正白竊脂者淺白色也若又云有鶯其羽以身雖淺
白而翅與項領又別有文章故曰鶯言猶鶯之明絢然也此又
一竊脂也此則農正之第八扈也青雀非是也夫以青雀之好
食肉而循場以啄粟失其宜矣
舊註竊脂俗謂之青雀雋曲食肉而他註引之或失雀字竟以
雋曲之雋字連上曰青雋亦誤

小弁彼鶩斯

弁飛拊翼貌鶩雅烏也小而多羣
腹下白江東呼爲鳴烏斯語詞也

鶩斯一名鵯鵊亦作卑居郎雅烏也其又名鵯烏祇鵯居之別
出者雖鵯本音匹然非鴨也集註作鴨烏誤矣且此是鶩斯與
詩序稱鴞鵂斯同從來並無稱鶩一字爲烏名者雖斯字或本詩

文然久已稱之不得援鹿斯柳斯強爭作助詞也猶之呼天爲
彼蒼卽不得援陟彼崔嵬謂彼不是山嵗彼小星謂彼不是星
也向使以柳爲柳斯則亦栁斯矣況鶩斯之名久無同異師曠
禽經早稱鶩斯爾雅鶩斯鵯楊子頻頻之黨甚于鶩斯卽劉
孝標類苑烏部亦立鶩斯之目下此顧野王玉篇孔氏小爾雅
註丁度集韻皆以鶩斯連稱而諸凡字書及較定六書者皆并
以斯加烏傍另出鵴字則以假此識字之人而思合諸書而盡
廢之不亦難乎

弁與卞通漢杜欽傳以小弁作小卞而卞訓躁疾春秋傳邾莊
卞急故弁者急疾之貌禮記弁行剡剡起屨註急疾也鶩斯如
彼急疾者以歸飛故也集註總誤解

雉之朝雊
雉見前
四月匪鶉匪鳶
鶉鵻也鳶
亦鷙鳥也
以鶉爲雕本襲舊註然不著所自則直誤註耳豈可爲訓按鶉
有三音分作三鳥一音淳如陳切則鷷鶉也一音筍思允切則
隼也一音團徒官切則鵻也故以鶉作鵻當云鶉本作鶉音徒
官切與鳶一類其飛皆能戾天者特鶉與鶉通字故詩亦作鶉
此在毛傳爾雅廣雅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韻會諸書引釋甚明
近作字書者反變亂字學謂以鶉作鶉是改經字相沿致誤殊
不知此通字非改字也說文引詩文直作匪鶉集韻云鶉今本

詩作鶉然亦有仍書鶉字者是鶉字與鶉總是詩字與鵻鶻之
改鵻鶉不同
鳶爾雅烏屬鄭氏謂鵻類倉頡字詁謂鳶卽是鵻實則鳶鵻本
一類而鳶較鵻小每搏擊衆鳥必翱翔審視而後下之故常見
其戾天舒翼相羊不搖振而乘風以行爾雅曰其飛也翔抱璞
子謂鳶在下無力及至乎上則聳身直翅飛鳶操所云六翮不
動凝飛烟皆是也
桑扈交交桑扈
桑扈見前小宛詩
鴛鴦于飛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戢左翼謂竝
棲而相依也

鴛鴦鳧鳧屬然以其有匹又名匹鳥埤雅雄鳴曰鴛雌鳴曰鴦今人家多豢之身具五彩而首戴碧纓爾雅翼反指此謂鸂鶒此謬誤者但其名匹鳥古今註云雌雄未嘗暫離止相依而飛則雙此曰于飛正言兩鳥之共飛也與黃鳥于飛不同

戢左翼不可解據正義謂舉雄者言此襲爾雅辨雌雄法以右翼掩左翼者爲雌故云然此是戢非掩也且戢左翼非掩右翼也乃後人承其誤者如函史諸書且謂雄以右翼掩雌左翼謂之戢左翼則以掩雌翼而曰戢雌翼已自難通況雌翼而曰其翼可乎且未聞禽鳥之宿有以彼翼掩此翼者若集註並棲相依則茫然無謂胡矣甚矣惟宋人張載有云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右翼以防患于外世多稱之第鳥棲正倒在枝枒者不可見鴛鴦連跧塌地而宿皆首尾相並有何正倒況正倒亦安必左翼內而右翼外假使西首者棲南東首者棲北則已右翼內而左翼外矣可曰右相依左防患乎且猶是兩翼何以右翼可防患又且鳧雁之類參畜甚多豈有當棲宿而一翼斂一翼舒者此眞宋人無稽杜撰不考驗之言此惟韓詩所解稍可通證戢者捷也謂捷其喙於左也凡禽鳥止息毋論長頸短喙必捷其喙于左翼此明可按者而戢音通捷又通唼楚詞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又通插周禮廬人矜所捷註捷爲插則止一戢字而連插唼以爲文此庶于經義物理兩不相悖當世多學人盍亦正之

張風林曰廣雅戢插也原是明白

車舝有集維鷮

鷮鳥名

鷮雉類而小于雉走而且鳴其鳴鷮鷮然故薛綜曰雉之健者爲鷮尾長六尺漢乘輿常用之或曰詩序以車舝爲刺幽王必以鷮之矯健作哲婦之刺而實不然文華雄盛正方碩女觀春秋傳叔孫昭子聘宋爲賦車舝時將爲季孫迎宋公女而所賦及此則鷮可知矣

百雉有鶩在梁有鶴在林

鶩禿鶩也鶩鶴皆以魚爲食然鶩清濁則有間矣今鶩在梁鶴在林鶩則飽而鶴則飢矣

鶩水鳥長頸赤目身青黑色魯都賦以葱鶩名之但頭頸無毛故又名禿鶩若又名鴇則舊字書凡鳥部單名概加以烏傍此無足怪者獨其與鶴較則靈頑懸絶何止清濁有間祇一鳥同好食魚而鶴廉鶩貪亦且乖反如此此可嘆耳北魏崔光指鶩爲饕餮之禽

鶴見前

鶴與鵠通字國策魏文侯使獻鵠于齊一作獻鶴漢時黃鵠下太液池一作黃鶴故別鶴操亦名別鵠操樂府飛來雙白鶴亦稱雙白鵠甚至劉孝標辨命論直稱鵠千秋曹景擇衣詩亦云開緵舒鬯鵠因有疑此鶴字是鵠字以爲鶩鶴不倫惟鴻鵠鶩鶴皆水鳥一類不知鶴亦水鳥生淮之海州淮南子鴻鵠鶩鶴吳都賦鸛鵠鶴未嘗不並稱也鶴鵠本兩鳥但古字相通耳今作字書者必彼此交訐謂鶴卽是鵠謂鶴必不是鵠皆拘

墟塤通之言

鴛鴦在梁

鴛鴦見前

鸂鶒黃鳥

黃鳥見前

大雅

大時維鷹揚

鷹見前

鸛飛戾天

鳧見前

鸘鸘白鳥翯翯

鴛鴦潔白貌

白鳥鶴也鶴古皧字說文謂鳥之白者曰皧故孟子白鳥鶴鶴何晏景福殿賦作白鳥皧皧是也又鶴古鵠字史秦始紀屯蒲鵠郎蒲鵠二邑名而鵠字故詩白鳥翯翯孟子作白鳥鶴鶴是也然則白鶴鶴可乎曰鶴之名鶴以其色猶鵠之名鵠以其聲也白鶴鶴猶顏師古註漢書曰鵠聲鵠鵠也禽經曰鵠以哠爲音故聲鵠鵠則鶴以翯爲色不可曰其色鶴鶴乎則白鳥非鶴乎

鳧鷖在涇

鳧水鳥如鴨鷖鷗也

鳧見前

鷺與鳧一類一名水鴨惟蒼頡解詁謂鷺卽是鷗鷺鷗聲轉若
漢書相如傳則又作鶩鶩鷺同
鳧鷺偶與公尸耳何楷作世本古義謂逸周書有鳧旌男子所
執周禮有鷺總王后所用故以之興考妣雖不無太鑿然猶勝
杜撰之言
涇非水名若然則下沙渚何解涇涎者直流之水也
卷阿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亦傳于天
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鄭
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喻理或然也
鳳凰舊以爲神鳥亦爲靈鳥則凡諸瑞應圖籙所云身備五彩
質具五德合九苞而展六象容有其事況韓詩外傳載黃帝問
天老歷言其狀似非無據但古以鳳鳥氏爲歷正非時不至故
尚書舜時鳳凰來儀春秋傳我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世紀
白虎通皆云黃帝時鳳凰止于東閣恐周成時未必有此且亦
祇鄭箋言之不見他書則其所云亦集爰止第泛舉如是耳唯
徐仲山日記云韓詩載天老語謂鳳生于東方之國且夫子嘆
鳳鳥不至則亦時可至者故漢宣之世鳳亦屢見雖黃霸傳以
鵫雀爲神爵光武時引農上言鳳至辨之是鸞鳥然漢宣諸詔
皆謂鳳文章五色羣鳥四面行列嚮鳳立以萬數而光武時五
鳳並集東觀記謂鳳高八尺五彩羣鳥並從行列葢地數頃停
一十七日卽後周廣順二年史稱帝在乾德殿忽報有大鳥身
高八九尺朱冠彩羽燁然五色璀璨羣鳥隨之蔽天而至集西
苑帝往觀之隨卽飛去此是眞鳳與京房易傳所云鳳高丈二

尺山海經所云鳳前五彩五文爾雅疏所云鳳飛則羣鳥隨以萬數蔽天而至無一不合此要非他鳥所能託者觀此則亦何疑于周成矣

蔡邕琴操有神鳳操謝希逸琴論謂是周成王時鳳舞于紫庭而作其詞曰鳳凰翔兮于紫庭我何德兮以感靈豈周時鳳來原不止鳴岐山耶尚書周公曰我則鳴鳥不聞豈周公在時鳳未至耶

張風林曰竹書周成王二十三年游于卷阿召康公作詩與詩序合則鳳至在周公以後耳

亦傳于天不必謂羣鳥從者亦傳天也謂鳳雖爰止然亦翱翔耳宋玉對楚王問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

鳳凰鳴矣

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鳳凰鳴與梧桐生兩物竝興故下以奉萋雍喈雙承之乃又襲舊註謂鳳凰非梧桐不棲以梧桐爲鳳凰而生必梧桐生高岡而鳳則鳴之則高岡與朝陽複出且鳳當鳴梧桐不當鳴高岡矣此與秦苻堅時長安謠曰鳳凰止阿房堅乃植桐梧并竹數十萬于阿城以待之不同一艾子乎

鴟（鵄）梟爲鴞

梟鴟惡聲之鳥也

梟惡鳥又名不孝鳥舊稱梟生子以百日及子長生羽翼則食母而飛故古以春祠用梟祀黃帝遇至日則磔梟懸首于木說

文謂古制梟字卽以鳥頭繫木上爲義懲其惡也則此哲婦爲梟是惡鳥非惡聲之鳥惡聲鳥是鴞卽鵂鶹不是梟鴞與梟兩物不得錯認下文長舌字以婦之長舌誣坐鳥也且梟與鵂不連名梟鵂自舊儒作釋鳥書者多鶻突不能分別每以梟鴞鵂三物混立名色因有茅鵂怪鵂梟鵂鴞鵂諸名致名此梟爲梟鵂別名土梟土鵂與下文爲鵂亦相亂而註者亦遂矇矓曰梟鵂不知鵂鳶屬另一鳥也祇梟本惡鳥欲絕其類故漢儀以夏日至賜百官梟羹且解者云夏至微陰始起長養萬物而梟害其母因以是日殺之乃說文又云梟食母不孝故冬至捕殺梟首絕其類許愼漢人不應與漢儀反豈漢制兩至皆殺梟而說不厭煩故兩書各記其一與若史記留侯世家稱楚梟將前高帝紀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則以將兵本凶事但執法令不顧親戚有如梟然此與哲婦之貽禍君親同一比類而用意不同

鵂似鷹稍小尾如舟舵善高翔陸佃云古人觀魚翼創櫓視鵂尾制舵每呼嘯能致雨并聚衆鳥故禽經曰鵂以貪顧以愁嘯其嘯聲則每以丁字始而連作倏倏聲以終之亦惡鳥也但梟與鵂本一類同惡故連言之如楚詞斥遂鴻鵠近習鵂梟賈誼賦鸞鳳竄伏鵂梟翱翔類然實是二物唐光啟二年慈州梟與鵂鬬相殺則其爲二物公然可知

周頌

振鷺于飛

振鷺

振羣

飛貌

鷺見前既曰振又曰飛似乎雜出故舊儒皆以振鷺爲鷺名加以鳥傍如左思蜀都賦鴻儔鶴侶振鷺鵁鶄而顧野王作玉篇直出鷺字曰鷺鷺名因之切韻集韻諸字書皆有鷺字然予謂振鷺也凡鳥將飛必先戛其羽原與飛字無涉況魯頌有駜振振鷺鷺于飛則振鷺于飛五字依然複出註經不信經而信儒說不可矣特振鷺是奮起之振乃解作羣飛則羣飛鷺于飛恐詩又無是語耳

小
悲鞏允彼桃蟲拚飛惟鳥

桃蟲鷦鷯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爲雕故古語曰鷦鷯生雕言始小而終大也

桃蟲一名桃雀郎鷦鷯又作鷦鷯俗呼黃脰鳥鳥中之最小者爾雅鴳鵝桃蟲鸐鴳皆郎此物其或稱鷦一字者以字書不兼出遂成單名猶鵝鴚稱鴚鵝鴳稱鴳也第此鳥工于爲巢莊子所云鷦鷯巢于一枝說苑謂鷦鷯巢葦苕間繫之以髮取茅秀爲窩以麻紩之如刺襪然故又名襪雀郭璞謂之巧婦祇其所棲所食俱不在桃而名桃蟲者以喙銳如錐專剖葦中蟲食之謂之掏蟲掏桃通字耳若毛傳云桃蟲始小終大之鳥此就詩意言之乃陸璣謂桃蟲之鴳能化爲雕而人多不信謂物無以小化大者且世亦罕見則造物變化安問大小鳩化爲鷹鷹未嘗小于鳩也若以罕見爲辭則誰曾見雀爲蛤田鼠爲鴽者此眞少所見多所怪也特集註謂桃蟲小鳥鳥是大鳥則詩祇一鳥字何得增字以立說且拚飛與物化亦不合張氏詩紀有云微物不可忽動即可慮初聞桃蟲名以爲蟲耳及拚飛而始信

爲鳥蓋初視爲鼠不知其爲虎也此深懲乎殷遺之可患也此

又一說也

魯頌

有駜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

振振羣飛貌鷺鷺羽舞者

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

鷺見前此以鷺之振振興鼓之咽咽振即前振鷺之振言振之

又振非羣飛也且祇一鷺字明是鳥名乃又因下文有醉言舞

句謂是鷺羽即舞者所執之物則下文又有醉言歸句醉竝不

舞此鷺將作何物耶說詩患穿鑿如此詩集註以舞解鷺舊又

有以鼓解鷺者因此詩振鷺下適有鼓咽咽句即陳詩值其鷺

羽亦適有坎坎擊鼓句于是作樂府者謂楚威王有朱鷺飛翔

遂以朱鷺作鼓吹曲而漢作鐃歌亦云漢初有朱鷺之瑞始以

鷺飾鼓至隋書樂志且謂建鼓殷時所作不知何代又加翔鷺

于建鼓之上因之作詩說者謂鷺是鼓精越王句踐會作大鼓

以厭吳及晉時移鼓建康有雙鷺破鼓飛去此皆鼓與鷺有感

召者故擊鼓必值鷺鼓咽咽必舞鷺其爲說非不新異但無實

證據祇以後世小說家說詩詩不受也夫以朱鷺作鼓吹曲此

是橫吹又名鐃吹係行軍時馬上所作第有吹竝無鼓也若以

鷺飾鼓或飾鼓柱則古凡飾器何所取應褕翟不必感雉雊儀

尊未嘗召牛飲也至鼓出雙鷺則無稽之談彼此不一舊會稽

志又謂會稽雙鶴曾飛入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洛陽及雙鶴

飛去而鼓聲寂然則又是鶴不是鷺將誰應焉

乃羅願無學妄作爾雅翼謂陳詩值其鷺羽不是舞羽考工記梓人爲筍簴當刻贏者羽者鱗者于其上此既坎坎擊鼓則懸鼓之簴必刻鷺羽故云值其鷺羽謂植懸鼓之筍簴也非植羽也據此則下文坎坎擊缶值其鷺翿已不可通缶器非可懸之樂翿纛非刻飾之物況筍簴但懸鐘磬並不懸鼓若刻羽之簴則但懸磬即鐘亦不懸者又且所刻之羽是決吻鶴脰小體騫腹一短喙局足之鳥並不是鷺會頌明是鷺而改作舞羽陳詩明是舞羽又改作筍簴之羽徒知改前說而不知疎陋之甚無一不錯六經何不幸而展轉遭厄遂至如此

洋水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

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

鴞即鴟鴞見前本惡聲之鳥周官司寇碧蔟氏掌覆天烏之巢惡其惡聲惟春晚食桑黮則變其音故毛傳云食黮而音美大抵鴞好夜鳴每倚樹作擊刺之聲似呼快降者有時噓嘯作啾嘐之聲似呼休留者故一名快降烏一名休留烏至變音則咿唔綿長如夢中囈夐然故又名呼春烏又名春哥兒哥者歌也謂音如歌也世說張天錫爲孝武所器有嫉之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云桑黮甘香鴟鴞革響醇酪養性人無嫉心正用此詩句若劉昫云鴞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則以己不識物理而反憎詩句詩焉受之

商頌

〔元〕鳥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元鳥乞也春分元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乞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事見史記

元鳥燕名以羽元見稱與黃鳥同或曰燕名元鳥雁名朱鳥以去來之候各分陰陽燕以從陰稱元鳥猶之雁以從陽稱朱鳥不惟色也若有娀吞乞則不經之事在上古容有之或謂元鳥降卽月令元鳥至日祠高禖生契不必吞乞此亦以意說詩之言

善化劉鉅
長沙王先愼校

南菁書院

白鷺洲主客說詩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宣城施愚山以少參分守湖西講學于吉安城南之白鷺洲會楚人楊恥庵名洪才率其徒數人東來而予以避人故居撫州之崇仁縣愚山移帖于崇仁縣令使之招予及予至而講會畢矣乃留三日與恥庵諸君盤桓洲間偶有所講輒寫記于版康熙戊午予應聘至京御試後與愚山同授館職過愚山于宣城會館夜飲出所講寫記相示予因轉錄其講詩者主客數條以誌勝事陽秩客也陰秩主也客不一而主一者恥庵之徒不一人而予則一也時同館宣城高阮懷諸城李漁村任

匡廬雪崖皆聯席知狀云

甲曰鄭風多淫詩而夫子錄之于經何也乙曰非淫詩也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頌之音是三百五篇皆可施禮義者也皆弦歌者也向使爲淫奔詩則不惟禮義所絕幾見有淫詩而可弦之歌之者且淫詩何詩謂可以合之舜之韶武之武與夫在朝在廟之雅頌耶

又曰漢王式爲昌邑王師昌邑淫亂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假使淫奔之詩如此其多則導之不足何有于諫以淫導淫式之罪可勝誅乎

又曰武五子傳郎中令龔遂諫昌邑王有云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若果淫奔之詩藉藉而有則昌邑所中詩不一篇矣

丙曰然則鄭聲淫何也乙曰鄭聲非鄭詩也子夏對文侯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本一類而尙不同若詩與聲則眞不同之極者虞書詩言志聲依永聲與詩分明兩事故丹鉛錄曰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于平曰淫雨過于節曰淫聲溢于詩曰淫聲能溢詩詩豈能溢聲乎乃朱氏語類且謂鄭衞同淫而夫子獨放鄭聲者衞詩三十九淫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不啻七之五鑿鑿以二國詩篇較淫深淺則夫子當云放鄭詩不當云放鄭聲矣況放者說文逐也廣韻去也

左傳正義放棄之也豈有明言逐其詩去其詩放棄其詩而反收之者是明言佞人當遠而反親之也若曰收之是垂戒收卽是放則設顏子當時樂則韶舞既已作韶樂以示法則又復作鄭樂以示垂戒韶鄭並作觀者將謂何

甲曰然而詩原有垂戒者小序所謂刺淫非乎乙曰垂戒詩必用戒語如小雅刺讒刺暴皆傍人指數之未聞讒暴者自道其讒態與暴狀也刺淫亦然故溱洧東門實有刺言娰蛗蝀全用戒語他皆非是且戒淫者欲使人讀之而不淫也乃讀之而淫生焉此謂之宣淫反曰戒淫何也

曰不然夫讀之而淫生者以淫婦自道其所淫故也鄭詩多此衞卽不然矣故朱氏謂衞詩男求女鄭詩女求男豈無見耶曰往以此二語質之張子南士南士作色曰此非君子之言嫪毐之言也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各有恥自三古至于今自南極至于北極必無女求男與淫婦自道其所淫之事者凡鄭詩之所謂叔兮伯兮君子子都皆友朋相憶託詞比事離騷所謂蹇修姚姒古詩所謂美人君子皆託比之詞而宋人以淫志逆之遂誣爲淫婦贈淫夫而不之察也予曰雖然詩有自言女求男者雉鳴求其牡非與南士曰此則誣詩益甚矣詩原本云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牝牝音妣與軌押謂夫濟雖盈不使濡軌雉之鳴當求其類正深厲淺揭之意也其必押牝不押牡者老子谷神不死是謂元牝淮南子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大戴禮記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古皆以牝

押紙不以牡押紙可驗也然則陰陽牝牡各求其類詩未嘗誤而乃以誤本之文竟誣爲原詩之句學何事矣且子過矣據云衛詩男求女鄭詩女求男男女異求將以定二國淫亂之優劣而以觀求牡之詩實即詩也衛人女求男而反以大淫當放淫七之五厚誣之鄭鄭能服乎予當時已趨其言

戊曰然則彼姣童兮亦友朋相憶之詞耶何以言之乙曰此在東林講會中有成說矣當時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客問木瓜之詩並無男女字而謂之淫奔何也忠憲未能答蕭山來風季曰即有男女字亦非淫奔忠憲曰何以言之風季曰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張衡淫奔耶傍一人不平遽曰然則彼姣童兮稱爲姣童非淫奔乎曰亦非淫奔忠憲曰何以言之曰箕子麥秀歌云彼姣童兮不與我好兮其所稱姣童者受辛也君也君淫奔耶忠憲起揖曰如先生言又曰必如先生者而可與言詩

又曰宋黎立武作經論中有云少時讀箕子禾黍歌怒然流涕稍長讀鄭風姣童詩而淫心生焉出而視鄰人之婦皆若目挑心招怪而自省夫猶是彼姣童兮不與我好兮二語而一讀之而生忠心一讀之而生淫心者豈其詩有二乎解之者之故也然則解詩當愼矣從來君臣朋友間不相得則託言以諷之國風多此體而遑臆解說鍛成淫失恐古經無邪之旨必不若是此宋末儒者之言立武字以常宋國子司業臨江人

又曰先仲氏曰使我不能餐使我不能息與古詩思君不能餐

思君不能寐正同此是詩例儒者不識經當亦識例如風雨凄凄凄懷人之最雅者二南原有既見君子一例此在三百本文所自有者而一爲后妃之德一爲淫奔何以爲說豈風雨凄凄又字爲淫詞耶

又曰且詩有關乎史事不止詞句者衞孫林父逐衞君而齊鄭之君皆會于晉晉侯並享之齊國景子與鄭子展私于叔向謂晉爲盟主如何反爲孫林父而執衞侯是爲臣執君似乎非禮趙文子以告晉侯晉侯宣言衞侯之罪使叔向轉告二君是時國子賦轡之柔矣此逸詩也不知何義子展賦將仲子兮其意蓋謂衆言亦可畏衞侯雖有罪而衆人之言皆謂晉爲臣執君不可爲法晉侯乃許歸衞侯則是此一賦詩而挽回大義調停

人國事立君臣之分通賓主之情何其正大正以君臣朋友夫婦之言其義有相通故也若是淫奔則無踰無折幾以晉侯無執爲淫失戒晉侯將無恤乎人言矣此皆當時史事之最關繫者

又曰詩通乎君臣又通乎夫婦故國語齊姜勸重耳歸國亦引此詩曰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即爲夫婦言之夫夫婦可據淫詩耶

又曰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自齊聘于衞衞侯享之賦淇澳宣子賦木瓜蓋衞侯以武公之德美宣子而宣子欲厚報以爲好也然而此二詩皆衞詩也向使木瓜淫詩則衞侯方自詠其先公之美詩以爲贈而爲之賓者特揭其國之淫詩以答之可乎

不可乎

又曰況春秋賦詩之例若果淫詩則未有不面斥者當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其時鄭臣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等七人相從趙孟因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終君之貺使武亦得以觀七子之志當時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即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臣之所得聞也以爲此詩刺淫亂不宜賦及故面斥之且復退而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則刺淫且不可賦其嚴如此及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即拜曰吾子之惠也夫野有蔓草朱氏所謂淫詩也淫則何以稱賦何以明志何以拜惠且同一淫詩而何以一則面斥一則面諛其不倫又若

是然則以當時鄭大夫本國之詩之解見諸實事明白可據而區區數千年後之一儒謂足以非所是而黑所白難矣且不特此也

又曰後此昭十六年宣子至鄭鄭六卿餞之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當時子羽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五詩者皆朱氏之所稱爲淫詩者也然而鄭國諸卿盡賦之宣子又並受之且並頌之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又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謂賦不出國樂親好也向使五詩皆淫詩則在諸君必擇己國之淫詞以爲貺辱宣子耶抑自辱耶不出鄭志者志淫耶抑志醜耶而宣子又甘歷受

其淫貶而不之怪卽使宋朝逢媾毒亦不必盡發其淫語而盡
語之有若此甚矣人不明理亦當設身處其地未有衞人賦衞
詩鄭人賦鄭詩而反取其至醜至惡以自獻其闕者張南士嘗
曰疑善從實疑惡從虛君子之志也未有數千年並無惡形而
世遠年湮之後可無端而强坐曰如是如是何耳目是何肺
腸縱有可疑猶難實指況本無疑也若以爲春秋諸事不足盡
信則六經可廢矣
又曰自淫詩之說出不特春秋事實皆無可按卽漢後史事其
于經典有關合者一概埽盡如南史袁粲傳粲初名愍孫峻于
儀範廢帝倮之迫之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此風雨之詩蓋言君子有常雖或處亂世而仍不改
其度也如此事實載之可感言之可思不謂淫說一行而此等
遂閒然卽造次不移臨難不奪之故事俱一旦歇絕無可據已
嗟乎痛哉
又曰陳晦伯作經典稽疑載風雨一詩行文取證者甚備郭麐
叛呂光遣楊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栢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
何圖松柏彫于微霜而雞鳴已于風雨　辨命論云詩風云風
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　廣宏明集云梁簡
文于幽縶中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已終始如一風
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于此命也如何
田汝成云風雨之詩序以爲世亂君子不改其度而必以爲淫
奔之詩王風君子陽陽序以爲賢人仕于伶官與邶風簡兮同

意而必以爲室家思夫之作夫毛公之序詩與朱氏之釋詩皆未得詩人之面命也卽如序說猶足以存禮義于衰亂昭賢達之憂勤乃改曰淫奔室家之辭既無可以助名教而反以之導淫佚此何意也

庚曰朱氏闢小序亦必有說以處此如靑靑子衿小序謂刺學校而朱氏確然以爲淫奔以爲詞意儇薄施之于學校不相似也如此何如乙曰此正全不識詩而漫然以妄臆斷之者也詩人之意有故爲儇語而實重故爲薄語而實厚者衮衣留周公詞亦甚儇然情則重矣麥秀傷故都語雖甚薄然思則厚矣且風人之旨意在言外故言不足以盡意必考時論事而後知之閒潛丘嘗曰唐人朱慶餘作閨情一篇獻水部郎中張藉其詩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向使無獻水部一題則儇薄數言但閨閣語耳有能解其以生平就正賢達之意乎又竇梁賓以才藻見賞于進士盧東表適東表及第梁賓喜而爲詩曰曉妝初罷眼初瞷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若掩其題則靡麗輕薄與婦喜夫第何異蓋風人寓言其不可猝辨如此請卽以此質朱氏凡以意逆志須灼知其詩出于何世傳于何時與所作者何如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若止就詩字詩句髣髴想像便鑿然定爲何詩其爲冤抑者不既多乎

又曰況靑衿一詩原屬風刺未嘗儇薄且亦漢唐以來行文之甚有據者如北魏獻文詔高允曰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

嘆復見于今北史大窒中徵虞喜爲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軌
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如此引用不一而足卽朱氏
白鹿洞賦亦云廣靑衿之疑問窒他時儇薄此時不儇薄耶
又曰陳晦伯曰朱傳以靑衿爲淫奔詩及作白鹿洞賦又從序
說此正中心不能泯處而安成劉君謂其斷章取義夫毛鄭去
古未遠其說必有所本故呂東萊宗之作讀詩記朱氏乃敢戲
東萊先輩爲毛鄭佞臣然則劉君者殆亦朱氏之佞臣乎
又曰胡安國作春秋傳最爲無理惟鄭風諸詩則特遵小序一
如朱氏所云毛鄭佞臣者其於鄭忽出奔傳有曰忽以國氏正
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于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
有扶蘇所美非美也蘀兮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狡童不能與

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
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祭仲之罪矣然則宋人說詩自朱
傳外亦並無不遵序者予作春秋傳則甚以鄭忽不取齊女爲
無罪在春秋正賞罰祇論理而不論勢用法而不用術則斷不
宜責鄭忽如胡氏所云而在詩則風人刺譏但較成敗失勢睚
時便亡倚賴所謂辭婚本無過亡援頗可惜此當以春秋解詩
不當以詩解春秋者而朱氏極駁之歷將其所云刺忽之詩改
爲淫奔且別作調笑語曰春秋最苦是鄭忽將欲以此杜學者
之口則過偪强矣按忽爲鄭莊公子卽昭公也母鄧曼頗微故
使上卿祭仲輔立之有弟突卽厲公也母雍姞爲宋大夫雍氏
女頗有力故于桓十一年鄭莊之喪雍氏誘祭仲至宋劫執之

奪忽立突使突歸于鄭而忽出奔衛此固忽之無如何也但前此鄭忽至齊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忽辭之曰齊大非吾耦也既而桓六年北戎伐齊忽帥師救之大敗戎師齊侯又請以他女妻忽忽又辭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趨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至是奔衛則坐失強援而至于去國雖兩辭齊昏不害君子然而昧于事機矣故詩人刺之雖諸詩未必皆刺忽然而斷非淫奔者張南士曰春秋固不可使鄭忽最苦然亦何必使鄭女最樂此通論也

甲曰褒裳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惟男女相謔其詞甚安若云鄭突篡君求救大國可曰豈無他人乎乙曰此非毛鄭之解此春秋之詩而春秋大夫自解之者當昭十六年晉韓宣子聘于鄭是時鄭方倚晉以拒楚而宣子爲晉上卿且又甚賢乃復以鄭商玉環之故與宣子抗則其郊餞時賦詩言志重申其倚恃大國之意尙何敢以豈無他人自露其貳心于晉別求荆楚開鄭罪戾而子大叔賦褰裳而不爲惡宣子聞之而不爲怪且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言必不煩求他人也一似其言固然有彼此相安而不之覺者正以詩解固如是也正以作詩之本事原求救大國而非有他也正以風人之旨言有甚傲而實殷甚慢而實迫者不必男女始安非男女即不安也不然子大叔何人而儼賦此詩宣子何人而且拜受之而更爲之辭讀經至此而猶憫然不一省眞狂夫矣故曰詩義有在必不當以陋儒之腹揣度詞句此其證也

戊曰然則序果可信乎乙曰序何可盡信予鄉讀序取其合于他經他傳者而遺其不甚合者如碩人美莊姜此合于經傳者也擊鼓刺州吁此不合經傳者也何也州吁時未城漕也州吁不平陳宋也州吁伐鄭五日卽還無不我以歸也故予辨淫詩以詩辨之未嘗以序辨之者但序亦有說予鄉柴陛升其尊人虎臣著家訓以戒其子有云漢魯國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稱大小毛公然大小毛公所由授受則得之趙人荀卿而逆溯于根牟子孟仲子李克曾申以及卜氏子夏子夏則親見聖人者總其刪述之旨爲之序論以授門弟子今世所習三百篇小序雖繫毛公實則本諸子夏氏以立說者也故世變污隆六義美刺學者猶足考見漢唐諸儒奉而守之卽間有異同大抵不背于孔子所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意吾以爲詩家之指歸在于此矣自朱氏盡斥之斷以己臆而有明一代因國姓所自陰承功德用其書以取士勒爲令甲而于是鄭箋孔疏皆莫敢置喙焉夫漢唐儒者習守毛說以授受淵源必有明據朱氏縱度越羣流又安得崛起千百載後橫執己見以排之他故無論卽鄭衞兩風朱傳皆以爲淫詩間考之序傳其間諷刺感寄各有所指大抵忠臣志士憂時憫俗之爲一旦盡以淫斥之果何據耶嘗觀季札論國風其于鄭曰其細已甚于衞曰憂而不困未嘗題之曰淫也若謂聲與詩雖不同而聲詩所在詞理自合名之爲淫度其詞理當如是耳則又不然天下可遙斷者理難懸斷者事夫詩言志而附事以興者也時有先後事

有本末作者之指于是乎寓今徒以其詞而曰理當爲淫猶之
盲者聽風聲而曰理當爲水皆妄言也且夫時代未可泯也今
有圖貌者于此其人之子弟曰頎而皙其異邦人則曰短而黧
至後世所傳不知何人且曰傴僂而厲執塗之人而聽之于三
者奚信必將曰頎皙者是短黧者非傴僂而厲者大謬何則傳
聞不如親見而揣摹者愈遠也今以宋人之揣摹奪漢唐之傳
聞而并欲掩卜氏之親見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

以上說
淫詩

戊曰詩三百十一篇今止稱三百五篇者以無六笙詩故也笙
詩本無詞乃孔子刪詩反取六無詞之詩列之篇中何耶乙曰
六詩未嘗無詞也所謂無詞者乃宋人鄭樵之言而朱氏誤遵

之者也孔氏正義云孔子所刪詩原有三百十一篇當刪時未
亡而漢後亡之故齊魯韓三家舊本遂去其目稱爲三百五篇
惟毛詩尚存題其間推其故亦正以被笙之故彙作一處故偶
軼其字句非無詩也若果無詩則孔子刪詩其所刪者詩也古
詩三千篇刪之至三百一十有一而乃取無詞之題以爲詩篇
可乎

又曰且詩無無詞而但有題者三百五篇皆摘詩中字作題關
雎者關關雎鳩也葛覃者葛之覃兮也豈有詩中無南陔字而
可名南陔無華黍字而可名華黍者即曰南陔華黍是賦陔賦
黍如唐人南山詩種黍詩類若由庚由儀是何物夫既稱釋詩
自當識詩之始末三代之詩以詩爲題漢唐之詩以題爲詩金

元樂府題是題詩是詩雖金元曲例可虛立一題以俟補曲題與曲不必相屬然未有有題而無曲者也且題亦自有義也由庚何義乎

戊曰儀禮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然朱傳云有詞者爲歌無詞者爲樂爲奏以不言歌也此最有據者而猶不謂然則儀禮非與乙曰此則不惟不讀詩并不讀儀禮矣周禮歌黃鐘奏大呂歌與奏皆有樂也奏九夏樂出入奏與樂皆有詩也從未聞曰有詩者爲歌無詩者爲樂而朱氏敢言之此非儀禮之文朱氏之文也且朱氏極遵儀禮不識此書爲周末无名氏作妄認爲周公之書因以儀禮爲經周禮禮記爲傳自謂獨得至此則據其文以釋詩然仍未嘗讀據周禮鍾師有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皆以歌爲奏而儀禮鄉射禮亦云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與周禮同然則儀禮本文歌亦稱奏而乃讀其一不讀其二遂欲解經得毋騶虞亦無詞耶

又曰樂有徒歌必無徒器然徒歌則名勻而不名歌歌即有器矣歌且不徒況可徒器蓋樂分上下堂上之樂祇有琴瑟故言歌而琴瑟在其中禮所謂升歌是也堂下之樂則笙鐘一類管鼓一類然皆以合樂故言管笙而詩在其中虞書所謂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是以周禮注笙與鐘應鐘編鐘也籥與鼓應鼓土鼓也籥師歌頌詩則吹籥而擊土鼓以應之燕樂歌二南

則吹笙而扣編鐘以應之未聞笙師之職主徒器者且猶有七器塤籥簫篪笙笛管是也塤篪但輔聲而不主聲笛則隸于簫籥矣其以器主聲而見于經者惟籥簫笙管四器各主聲詩然亦各相通如見舞韶箾簫韶九成則以簫主韶謂之簫詩下管象武則以管主象與武謂之管詩見舞象箾南籥者則以簫主象以籥主二南謂之籥詩籥詩以雅以南以籥則雅與二南皆主以籥皆謂之籥詩燕樂歌二南以鐘笙應之則又以笙主二南謂之笙詩然而管象箾簫與管通籥笙二南笙又與籥通籥簫笙管其必有應和而必有詩彰彰如是今曰無詩則亦不學問之至而欲以之定篇次改先後眞夢之夢者也右說笙詩

庚曰朱氏以格物自命特其說詩則往有可疑者如斯螽莎雞蟋蟀隨時變化一物而異其名則向曾驗之並不其然特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此四句不可解耳曰有何難解人自不讀書耳予向聽寫官說此詩謂蟋蟀季夏即居壁絡緯至死不入戶此但言農夫出入之節夏則露居及秋而漸處于內或檐或戶農隙聚語至蟋蟀入牀之後而在戶者今墐戶在室其候如此向寫官說詩未嘗引據人或以杜撰置之不知此漢書也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其出也則如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其入也則如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又曰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

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以夜半當
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
拙而合習俗也然則漢書所志與寫官相證如此人苟善讀書
何在非經學耶

戊曰朱傳于名物詞類十得八九所可議者其序旨耳乙曰不
然以詞義耶小雅鄂不韡韡朱傳云鄂鄂然此詞義也但舊注
鄂不蕚跗也鄂與蕚同不與跗同言花蕚之跗韡然以盛此與
春秋傳華不注山作花跗注山言如華足之注于地正同故庾
子山作後魏賀拔夫人墓誌直曰鄂跗雄圖公然改不字爲跗
字以解有定也今忽曰鄂然則不惟杜撰無義試思于唐棣之
華下突加一鄂然字行文者有是理乎金華盧東元曰吾讀至
鄂然字每不勝鄂然也嗟哉

又曰以名類耶雅詩畏此罪罟罪者捕魚行網之名罪與罟皆
網類也古有罪之罪原是皋字說文皋犯法也秦始以皋近皇
字改皋作罪而朱傳謂罪罟者刑罪之網罟可謂識名類乎

又曰以物類耶朱傳凡鳥獸蟲魚多襲舊注如關關鳥聲王雎
水鳥之類皆毛鄭及孔氏正義所舊有者獨鶴鳴于九皋正義
引陸璣疏謂頂赬翼青身白而朱氏習見世所畜鶴鍛羽而立
皆翼白尾黑者奮筆改爲頂赤頸尾俱黑公然傳之五百年而
不知卽此一羽之細已自大誤先生格物安在耶陳晦伯經與
稽疑有云遇九皋之介鳥偉昭化之仙禽其黑者尾耶已上說雜詩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十一終

江陰沙從心校
江陰馮銘校